

兩朝系復錄

附校證



兩朝剝復錄卷之五

明吳應箕次尾輯

皖南後學夏燮

燮謙甫校證

校證

丁卯九月

書九月慶之也蓋是時熹宗方晏駕今上已登極矣諸奸以次削奪而前之蒙難死者以次昭雪被斥幸存者亦以次升用惟逆案未定薦舉多襍故凡登啟事者概不書懼混其實也已已以後逆案定矣由前言之一陽之初生也由後言之七日之來復也

按錄本以一年為一卷此天啟七年九月合崇禎元年別為一卷以莊烈登極為斷也此後皆書逆案被兩朝剝復錄卷之五

斥之奄黨不敘升用以升用之中不盡忤璫之人甚有附璫而反登之啟事者懼混其實也所謂逆案未定薦舉多襍者指己已以前見一陽初生羣陰猶未盡伏也

太僕寺卿陳殷准回籍守制

按此係奪情視事者璫敗始陳請回籍守制下文所謂奪情世界者也殷後麗逆案見先撥志始

監生陸萬齡曹代何儲奇著嚴行提究追贓正罪

以司業朱之俊叅之也之後以忠賢功不在孟子下曾榜示通衢先是萬齡等以逆璫比孔孟請建祠于國學



之西之俊不敢沮也至是以其借影射糾之而尙未
敢言其建祠之謬者

按明史奄黨傳言萬齡建祠國學西與先聖竝尊司
業朱之俊輒爲舉行會熹宗崩乃止据此及錄中榜
示通衢之語之俊坳璫是其明證至此見璫將敗乃
敢糾之然但及其借影射利之事仍不敢以建祠侵
及忠賢也又明史但言陸萬齡此則糾者三人按計
氏北畧之俊劾監生陸萬齡曹代請祠忠賢國學罪
有旨下陸曹于獄與此提究追贓之言正合但佚去
何儲奇耳

兩朝剝復錄

卷之五

二

又按明史魏呈潤傳言之俊議建忠賢祠于國學旁
下教有功不在禹下語責諸生捐助及帝卽位委過
諸生陸萬齡曹代何以自解至是呈潤發其奸由是
廢證之北畧及紀事本末皆作曹代又證之此錄乃
知仍有何儲奇而史誤以下何字屬上讀

十月延綬巡撫朱童蒙准回籍守制

工部尙書李養德准回籍終制

觀此則從前皆奪情世界矣悲夫

按書回籍守制初喪也書終制未除服也童蒙巡撫

延綬見三卷養德任工尙不見明史表按表崔呈秀

以是年八月由工尙改兵部疑是時代者爲養德未
赴任而莊烈登極令回籍終制故表不見也

兵部尙書崔呈秀准回籍守制

時璫事將敗御史楊維垣首劾呈秀以護局然疏中猶
稱厥臣不名又有厥臣不受錢厥臣爲國爲民等語時
賈繼春爲南學臣劾呈秀之疏亦至

按維垣首攻呈秀以嘗帝語具明史忠賢呈秀傳又
賈繼春傳繼春方督學南畿聞莊烈卽位知忠賢必
敗馳疏劾呈秀卽其事也

工部尙書吳涇夫准歸養

兩朝劄復錄

卷之五

三

按涇夫以六年冬爲戶部添註右侍郎見三卷据涇
夫埒傳冒甯錦及三殿功累進工部尙書卽是年八
月疑亦未赴任而准歸養者故明史表不見耳

太監魏忠賢准回私宅調理

按忠賢安置鳳陽以前有告病准回籍調理之事史
不具耳明史紀事本末九月東廠太監魏忠賢乞辭
位不許此准回私宅蓋再請許之也

甯國公魏良卿改錦衣衛指揮使東平侯魏良棟改指揮
同知安平伯魏鵬翼改指揮僉事

按改官事史不具惟明史紀事本末系之十月在錢

元愨錢嘉徵論劾之後與此正同

巡按御史倪文煥准回籍侍養

按明史文煥埶傳河南道缺掌印官呈秀爲帝言俟文煥巡按畿輔至越十餘人任之尋冒甯錦功加太僕卿掌道如故尋改太常忠賢敗文煥懼乞終養歸卽其事也

監生陸萬齡曹代何儲奇著法司究問李日煥著草去衣

巾

通政呂圖南疏也圖南爲錢嘉徵所糾欲以此掩之

按圖南逆黨授通政見三卷嘉徵糾忠賢十大罪見兩朝剝復錄卷之五

明史紀事本末及北畧

四

魏忠賢生祠著悉行拆毀變價

按明史忠賢傳嘉徵劾忠賢十大罪上召忠賢使內侍讀之忠賢大懼又奄黨傳最後江西巡撫楊邦憲建祠疏至帝且闕且笑忠賢覺其意具疏僞辭帝輒報允無何忠賢誅諸祠悉廢此則忠賢未誅之前已有旨令將生祠拆毀變價錄中系之十月必有邸抄可据史從畧耳

通政司經歷孫如剡送刑部擬罪

語具奄黨傳蓋聲其立祠禁城之罪也

兵部尙書崔呈秀著吏卿科道從公會勘其子舉人崔鐸
覆試定罪

以禮科吳宏業叅之也時呈秀逆形顯著關節昭彰宏
業雖欲不叅不得矣

按明史呈秀傳子鐸不能文屬考官孫之獬獲薦後
被劾除名其明史紀事本末則云給事中許可徵劾
崔呈秀下吏部勘處都給事中吳宏業論吏部尙書
周應秋南京兵部侍郎潘汝禎及呈秀子倖舉云二
据此則呈秀下吏部勘處以許可徵叅之也錄中但
及宏業者以宏業劾其子獲薦事故詳于此而畧于

兩朝劄復錄

卷之五

五

彼耳又按烈皇小識言周應秋之子錄亦以是科中
式未審宏業竝劾之抑別有言官發之也云宏業不
叅不得則宏業亦許可徵之流亞璫熾則圻之璫敗
則攻之與維垣繼春同一反覆也可徵時爲兵科給
事中見三卷

原任浙江巡撫潘汝禎著行削籍追奪誥命

時奉旨有首建生祠患失鄙夫云二

按汝禎首建逆祠見前此亦宏業所叅以類書也

兵部尙書田吉回籍

按明史田吉圻傳七年擢太常未匝歲連擢至兵部

尙書是吉升授兵尙在熹宗將崩之時亦係冒甯錦
功者明史表不書未赴任也

十一月太監魏忠賢著降小火者發鳳陽司香
奉聖諭也

按明史忠賢傳是年十一月安置忠賢于鳳陽卽此
也又計氏北畧言逆賢知敗疏辭印務上淮閒住遂
奪司禮及厰印發白虎殿守靈後數日疏辭公侯伯
三爵上准改又疏繳進誥券田宅上著吏戶工三部
查收禮科吳宏業戶部主事劉鼎卿等紛二上疏或
攻崔呈秀田爾耕或攻許顯純倪文煥或攻劉志選
兩朝劄復錄卷之五

六

潘汝禎等俱干連魏逆云此輩是鷹犬忠賢是發縱
上不發票悉畱中密詢官府得其種二悖逆狀上大
怒批云崔呈秀著九卿會勘魏忠賢著內官劉應選
鄭康升押發鳳陽看守皇陵籍其家註云十一月事
卽此也火者官秩最微不著于職官志而明正德時
已有此名見于史傳意卽內監之屬此必諭旨之傳

入邸抄者但史不具耳

再攷小火者職掌佩服
俱詳酌中志內臣紀畧

火者魏忠賢著錦衣衛差的當官旂扭解押赴彼處交割
兵部接奉聖諭朕御極以來深思治理有逆惡魏忠賢
擅竊國柄蠹盜內帑誣害忠良草菅多命很如狼虎本

應肆市以雪衆冤姑從輕發鳳陽乃巨惡不悛輒敢將素蓄亡命之徒身帶凶器環擁隨護勢若叛然朕心甚惡著錦衣衛卽差的當官旂前去扭解押赴彼處交割明白其經過地方各該撫按等官多撥官兵沿途護送所有跟隨羣奸卽便擒拏具奏毋得縱容遺患若有疎虞責有所歸爾兵部馬上差官星速傳示各衙門特諭時忠賢聞而大懼卽自縊于阜城店中

按明史忠賢傳十一月安置鳳陽尋命逮治忠賢行至阜城聞之與李朝欽偕縊死又明史紀事本末所載諭旨與此大畧相同而未有令錦衣衛擒赴治罪

兩朝剝復錄

卷之五

七

之語無押發鳳陽交割之語惟計氏北畧所載全錄其文自朕心甚惡以下與此錄無一字之異此必當日奉上諭傳之邸抄者吳計二公皆親見而手錄之故不謀而合也當以押發在前逮問在後爲正

操江劉志選削籍爲民

以張文熙叅其離間母后也

按志選傳言官交劾不見文熙之名蓋是時劾志選者非一人也離間母后指誣張國紀以搖中宮之事蓋藍田丹山之語志選實首發之也張文熙据明史張繼孟傳指爲逆案之漏網者繼孟又劾其與楊維

垣霍維華同薦王永光豈非欲爲逆案護殘局者然則其劾志選亦猶之維垣之劾呈秀乘璫敗而攻之者也

都司蕭惟中著拏問正罪

維中爲呈秀之妓兄以樂戶爲都司其赴任也爲諸生所毆罵

按明史呈秀傳妾弟優人蕭惟中爲密雲叅將所司

不敢違蓋呈秀取妓妾有寵計氏北畧謂呈秀聞會

勘之報知不免與寵妾蕭靈犀痛飲自縊靈犀亦伏

劍死此與明史列姬妾羅珍異痛飲自縊之語合是惟中卽靈犀弟也惟

兩朝劄復錄卷之五

八

史言密雲叅將此稱都司爲小異耳

吏部尙書周應秋准回籍調理

按應秋爲吳宏業所劾見上其時劾應秋者不止一

人故不書也

府尹李春茂著冠帶閒住

以主事李夢湖叅之也

按春茂見明史奄黨傳以七年五月爲順天府尹建

逆祠于宣武門外故夢湖以此劾之也夢湖無攷

兵部尙書崔呈秀先行削了籍爲民追奪誥命餘俟會勘

定奪

呈秀聞忠賢死卽自縊于家

按呈秀前已交吏部會勘此以劾者甚衆故不俟勘覆先行削奪追誥命也呈秀自縊見上

吏科陳爾翼著冠帶閒住

按爾翼見一卷

刑部侍郎陳九疇准回籍

按九疇見一卷爲刑部右侍郎見三卷

戶部尙書張我續准回籍

按我續爲戶部右侍郎見四卷其晉戶尙未知何時

意亦冒甯錦功加也

兩朝剝復錄卷之五

九

籍忠賢及客氏家

按籍忠賢客氏明史忠賢傳系之十一月與此合又

按明史莊烈本紀是年十一月己巳魏忠賢縊死明

史紀事本末系之庚午相差一日又云庚辰奉聖夫

人客氏有罪誅以麻推之是年十一月甲子朔卽紀中書

安置鳳陽之日己巳則初六日庚午則初七日庚辰則十七

日忠賢旣死客氏旣誅乃籍其家則又在十七日後

也史言客氏之籍於其家得宮女八人蓋將效呂不

韋所爲又北畧言上籍忠賢家焚刑具蓋卽立枷等

刑此外設有斷脊墮指刺心等刑具見明史刑法志

刑部尙書薛貞總督劉詔俱准回籍

按薛貞任刑尙見三卷詔以是年巡撫順天建逆祠尋冒甯錦功升授總督也

副都御史李夔龍准回籍

按夔龍爲左僉都見四卷明史本傳以三殿成遷左副都御史是亦敘功升授也

工部尙書孫杰著回籍

按杰任工部侍郎見三卷明史增傳杰官至尙書加少保意亦以敘三殿功得之

魏良卿收捕遣戍

兩朝剝復錄卷之五

十

按收捕蓋下獄也先論遣戍後乃誅之

籍崔呈秀家仍著法司按律擬罪

按呈秀削奪在前此更籍沒也時呈秀死未上聞故著法司擬罪

光祿卿魏持衡准回籍

持衡無攷僅予回籍似非忠賢之族

御史倪文煥著法司會議

按文煥前准回籍此更逮問也

十二月大學士黃立極著馳駟歸里

按明史奄黨傳山陰監生胡煥猷劾立極等帝爲除

煥猷名下吏立極等內不自安各上疏求罷帝猶優
詔報之十一月立極乞休去與此合許馳駟者以相
臣故優之也明史表亦云立極以十一月致仕熹宗
本紀係之癸巳則十一月之晦也然則立極之去正
在十二月故有馳駟之旨

寺丞許志吉著撤回該部議處

黃山一案志吉荼毒鄉里不遺餘力至是撤回新安之
民如釋湯火

按黃山一案見三卷寺丞太僕寺丞也據明史忠賢
傳吳養春之獄忠賢遣主事呂下問及評事許志吉

兩朝剝復錄

卷之五

十一

先後往徽州籍其家又明史紀事本末呂下問以追
吳養春產勒富家派買坐累破家者甚多激民變下
問遁回忠賢復命太僕寺丞許志吉至歛續追志吉
卽徵人其酷不減下問云二卽此所謂荼毒鄉里者
也明史職官志寺丞正六評事正七意志吉以追產
事由大理寺評事升太僕寺丞也云撤回則志吉是
時尙在新安

巡撫李精白終養

按精白見奄黨傳建逆祠于濟甯者巡撫山東巡撫
也

籍魏良卿家

按良卿罪不止遣戍此將欲誅之故先籍之也

刑部侍郎李若珪回籍

按若珪爲刑部左侍郎見四卷

舉人崔鐸著禡草送法司究擬監生陸萬齡等著監候處決

按鐸倖舉事見上此以覆試僅構二藝見明史紀事

本末又鄉試僅成五藝見計氏北畧萬齡下獄見上
監候處決者以秋後處決也

主事門洞開著削籍爲民

兩朝剝復錄

卷之五

十二

按洞開以天啟四年八月爲國子監博士與祭酒助
教學正學錄監丞同疏劾忠賢見明史紀事本末不
知何時以璫璫得主事也此亦必有人劾之者

魏良卿客光先著卽會官處決

按明史忠賢傳崇禎二年三月上逆案帝爲詔書頒
行天下有首逆同謀決不待時者六人良卿及客氏
子預焉子卽侯國興無光先之名光先客氏之弟也
忠賢傳則云魏良卿侯國興客光先等並弃市系之
十一月熹宗本紀則係之十二月又佚去光先之名
蓋良卿光先等處決在是年至二年三月頒詔書總

敘之非俟至彼時始決之也明史紀事本末亦敘于
是年之冬而云良卿國興俱伏誅客光先永成則傳
聞之異詞耳此錄所載皆收拾邸抄而錄其原旨者
當以爲正

五虎李夔龍等五彪田爾耕等均照各官籍沒法司依律
擬罪

刑部會議疏也五虎爲李夔龍吳滄夫倪文煥梁夢環
田吉五彪爲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然彪
虎所指寔未確以罪浮于此者寔有數人也

按明史宦官奄黨傳及明史紀事本末所云五虎均
兩朝劄復錄卷之五

十三

有崔呈秀無梁夢環此錄似誤記或轉寫訛錯也据
夢環傳夢環罷官聽勘御史高宏圖言傾危社稷
搖動宮闈如劉詔劉志選梁夢環三賊者罪寔浮于
五虎五彪而天討未加云二由是三人遂被逮据此
則夢環不在五虎之內而錄中所謂罪浮于五虎五
彪者寔有數人正指夢環輩也且夢環罷官在先被
逮在後故下文有夢環冠帶閒住之語若入五虎籍
沒中不但下文重複且不合僅令閒住也此必係傳

寫之誤當据明史改正

再攷先撥志始呈秀已死易
以孫杰代之然與夢環无涉

太僕寺卿梁夢環著冠帶閒住

按夢環以頌忠賢甯錦功擢太僕卿見明史埶傳此但令冠帶闕佳其不在五虎籍沒之列明矣宏圖所謂天討未加卽指此也

副都御史喬應甲著再加勘處

按應甲掌南京都察院見三卷所謂掌者蓋攝總憲事其原官則仍副都御史也應甲授副都見一卷監生樊元修著南京法司提究正罪

以祭酒羅喻義叅其鳩貲建祠也

按喻義明史有傳以天啟六年擢南京國子祭酒諸生欲爲忠賢建祠喻義懲其倡者乃已据此則樊元兩朝創復錄卷之五

十四

修蓋倡議建祠者喻義至此始敢劾之耳蓋喻義已于六年後削籍此必忠賢敗後始以故官起用乃追劾之也

崇禎元年戊辰

正月驗封司郎中周良材太僕卿徐四岳著該部分別來說皆降級調外

按所謂分別來說看議來說皆當日奉旨之原文惟

降級調外本有兩等有降級仍內用者有調外不降級者故云分別來

說也良材見明史紀事本末四岳見後卷北察中

工部尙書薛鳳翔回籍

以下凡不書叅者大都封逆諸臣借人自文者也

按上文降削之臣有因叅而處之者必云以某二叅之也若璫敗則宵小互相推卸如維垣維華繼春之徒欲借以文其封逆之罪故倒戈以嘗上意不書叅者不與其叅也鳳翔以工尙陪崔呈秀尋卽授工尙而明史表則云鳳翔以六年五月任至呈秀任工尙以七月反在鳳翔後者意是時呈秀督大工但帶工尙銜故竝陪推之鳳翔兩用之錄偶漏耳表又云鳳翔以元年正月免與此合

許志吉著撫按提問正罪

兩朝剝復錄

卷之五

十五

按志吉前已撤回此又有劾其追產虐民之事者故交撫按提問正罪也

工部侍郎朱國盛准回籍調理

按國盛授右副都見四卷此書工侍者以旨三殿功也凡錄中自敘功之後概不書其升用之官以謝恩之日卽上賓之日多未赴任而被劾者

魏忠賢行原籍撫按河間僂尸凌遲崔呈秀薊州斬首客氏查尸斬首魏志德等發烟瘴永遠充軍

以刑部招成具奏也

按明史忠賢傳詔磔其尸懸首河間謂在河間僂尸

凌遲卽就地懸首示衆也呈秀已死與容氏同斬首亦係僇尸但不凌遲耳志德忠賢之族叔見忠賢傳李夔龍等行原籍照數追贓完日充軍田爾耕等監候處決

刑部招也

按夔龍等謂五虎也爾耕等謂五彪也明史紀事本末定逆案五虎五彪下法司議罪時呈秀已伏法夔龍清夫文煥吉追贓遣戍爾耕顯純死應元雲鶴寰戍邊據此則五虎除呈秀外悉遣戍與此合而五彪中亦惟爾耕顯純二彪論決餘亦遣戍也載攷明史

兩朝剝復錄

卷之五

十六

奄黨傳刑部尙書喬允升等上逆案帝爲詔書頒行天下定爲六等其交結近侍秋後處決者十九人四虎五彪皆在焉按四虎追贓情節尤重不應完日充軍反輕于爾耕等也又明史田爾耕傳顯純論死法司止當應元雲鶴寰戍後定逆案三人俱論死是明史所言在欽定逆案之後此錄專據邸抄蓋四虎始論遣戍尋又有人劾之故竝入秋後處決中耳又按全祖望所撰梨洲先生神道碑莊烈卽位公年十九袖長錐草疏入京頌冤至則死奄難者已予祭葬賜贈蔭公謝恩卽疏請誅曹欽程李實得旨刑部作速

究問五月會訊許顯純崔應元公對簿出所袖錐二
顯純流血卒論二人斬自注云行畧誤以爲論二人
決不待時今據逆案如全氏神道碑所載則當日定
逆案時竝應元亦在秋後處決之列與明史四虎五
彪同入秋決皆欽定逆案中語而谷應泰謂應元成
邊及此錄四虎充軍之語皆尙在逆案未定之先明
矣且此九人皆入秋審故顯純五月尙與南雷對簿
紀事本末爾耕顯純死之語似亦入之決不待時中
敘次殊欠明晰也

工部侍郎何宗聖准回籍

兩朝剝復錄

卷之五

十七

按明史何宗彥傳弟宗聖由鄉舉歷官工部主事以
附忠賢驟加本部右侍郎崇禎初削籍論配名麗逆
案此錄敘其初故云閒住其削籍見三月下

御史楊維垣上疏護璫局編修倪元璐辨駁

維垣始終護璫疏中以徐大化王業浩魏應嘉爲正人
而甚詆鄒黨趙黨熊黨蓋堅持三案而爲崔魏收殘局
也元璐再疏與辨詞嚴義正議者以爲邪正之分得此
而定蓋龍飛之弟一疏是時助維垣而駁元璐者安伸
宋景雲也

按維垣元璐辨駁語具明史元璐傳及烈皇小識史

言疏入柄國者以互相詆訾兩解之是時元凶雖殛其徒黨猶盛無敢訟言東林者自元璐疏出清議漸明而善類亦稍登進矣與此合又按烈皇小識是時安伸爲河南道掌印御史正月大計天下吏主計者吏尙房壯麗左都曹思誠考功郎中李宜培吏科都給事魏炤乘河南道掌印御史安伸佐計者楊維垣也是舉爲聖天子新政第一宜將媚璫諸奸痛加掃除顧壯麗等皆璫孽也互爲容隱咸逃吏議人心頗爲不平云然則文正此疏關繫不小矣安伸維垣同流小人又時同爲御史主計典故助而攻之此又二

兩朝剝復錄

卷之五

十八

書所不具者

說
二月巡撫朱一馮洪瞻祖牟志夔學僉虞大復著看議來

按一馮時巡撫福建志夔時巡撫山西俱見前瞻祖時爲南贛巡撫詳後學僉以僉事爲提學道也大復後任叅政謀翻逆案見明史崔呈秀傳

刑部尙書蘇茂相回籍

按明史表茂相以去年十一月任刑尙本年二月免與此合

戶部尙書鄧允厚回籍

按允厚任兵侍在六年閏六月据明史表卽以七月
升戶尙錄偶漏耳表亦云元年二月免

兵部尙書秦士文回籍

按士文以是年爲宣府巡撫其晉兵尙明史表不見
意亦以甯錦敘功加也

李養德楊夢袞削職聽勘劉志選梁夢環劉詔俱著撫按
提解來京究問

按養德夢袞皆後入逆案論徒者見明史崔呈秀傳
志選以下三人卽高宏圖所叅爲罪浮彪虎者前已
准其回籍此更逮問也明史奄黨傳亦云三人皆被

兩朝劄復錄卷之五

十九

逮論死

崔呈秀著懸首示衆

按呈秀斬首見上此更行撫按懸其首以示衆

焦馨張九德周維京回籍

按馨巡撫甯夏九德巡撫延綏皆見前維京時爲通
政使見明史崔呈秀傳後爲巡按應喜臣所薦上怒
喜臣論謫戍而維京遂廢

檢討李若琳回籍

按若琳見奄黨傳以七年建逆祠于蕃育署者史稱

庶吉士意卽以是時改檢討也

三月單明詡何宗聖都著削籍爲民

按明詡時爲順天巡撫見繼春傳卽繼春之所奏所謂借人自文者也宗聖前已閒住此更追論削籍也

吏部尙書周應秋工部侍郎張文郁俱削籍

奉上諭魏炤乘叅疏中有田吉劉詔單明詡等以一二年知縣而躡至宮保卿貳著將魏忠賢金杯中姓名逐一部郎而躡至宮保卿貳著將魏忠賢金杯中姓名逐一查究

按金杯事明史不具意奄黨所分餽而自鐫其姓名以希璫寵也此亦必炤乘叅疏中論及之烈皇小識

兩朝剝復錄

卷之五

二十

謂炤乘于甲子冬升吏垣長見璫餼方張遂力請告

歸里似乎有品骨者然莊烈登極炤乘亦漫無短長

前後若兩截矣炤乘雖非璫孽而長垣一脉淵源有

自謂與王永光爲師生後入政府構黃解之獄其生平已見于

此謂道周學龍事見明史本傳按永光固璫孽而炤乘與之比又

以錄中敘會推諸臣引咎事謂魏炤乘時爲都科獨無恙語有譏刺以此推之炤乘之叅田吉劉詔等抑亦所謂趨時局者歟文郁以監國魯王時起用爲工部尙書見南畝佚史應秋前准回籍此更有劾之者故從重削奪也

督師王之臣回籍

以刑科薛國觀叅之也國觀薛貞之姪也貞殺人媚人而國觀不爲救正且多爲逆黨驅除爲公論所不與後竟以己巳京察得免時有語云沈惟炳主察漏薛錢謙益枚卜遭溫蓋是年體仁以科場事許謙益故也溫曾爲魏璫作詩及入相數年章滿公車後薛亦洊登首輔以受賄削籍逮誅爲三百年閣臣之辱

按此正所謂借人自文者爲逆案漏網地耳史言國觀懼掛察典思所以撓之乃先劾給事中沈惟炳許譽卿言兩人主盟東林與瞿式耜掌握枚卜臣自立有品不入東林遂罹其害帝雖以撓察典責之國觀卒免察云二卽錄中所謂漏薛者也餘竝見體仁國觀本傳此國觀之叅之臣以前例不書因國觀爲上嚮用實自此始故以有事書也

黃運泰董懋中都著該部看議運泰回籍

按運泰晉戶尙仍督餉天津見三卷懋中以元年爲尙寶卿劾袁崇煥爲逆黨所庇上怒其持論狂謬故以此時落職蓋范復粹復劾之也見明史復粹附傳秦士文張訥智鋌著部院議處

按士文已准回籍此更追論之也張訥智鋌皆逆案

中人見前

戶部侍郎王璠著吏部看議具奏

按璠以上年自貴州巡撫召回調別衙門用見三卷此云戶侍蓋調回所授之官也

李魯生李蕃著詳議覈處來說隨俱回籍閑住

以給事汪始亨顏繼祖御史張三謨等叅之也

按明史李魯生增傳莊烈卽位魯生知禍及疏請免漣等追贓給事中汪始亨顏繼祖御史張三謨交章發其奸始罷去御史汪應元再劾之乃削籍據此則閑住在先削籍在後也

兩朝剝復錄

卷之五

廿二

戶部侍郎李嵩回籍張三傑馮時行都看議來說時行致仕三傑閑住

按嵩爲南戶侍見四卷三傑巡撫甘肅見三卷時行見後逆案處分中

再攷時行以逆璠同里營改京堂見崇禎逆案勘語

聶慎行著部院看議

按慎行授南史司官見三卷

總督張鳳翼回籍王繼曾楊景明分別議處

按明史鳳翼傳鳳翼以六年起故官巡撫保定明年

冬薊遼總督劉詔罷進鳳翼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

郎代之崇禎元年二月御史甯光先劾其前撫保定

建逆祠鳳翼引非乞罷不許未幾謝病去諸建祠者俱入逆案鳳翼以邊臣故獲宥云二然則鳳翼雖准回籍上意猶欲用之故有分別之旨也繼曾見三卷景明無攷

大學士施鳳來張瑞圖著馳駟歸里

按明史奄黨傳立極乞休去鳳來為首輔御史羅元賓復疏糾鳳來瑞圖俱告歸據此則二人同被糾同時告歸帝猶優禮之特許馳駟也明史表二人皆以三月致仕與此合

兵部尙書閻鳴泰回籍

兩朝剝復錄卷之五

按鳴泰以呈秀去後代為兵部尙書故錄中不見也表亦云鳴泰以三月免與此合

楊維和史永安袁熿王之采吳孔嘉都看議來說

按維和見明史忠賢傳史所謂佞詞累牘不顧羞耻者之采永安皆任三邊總督之采後召為兵侍俱見前袁熿明史作黃見孫鑰傳以萬厯時為主事被察者不知何時起用抑或別是一人俟攷孔嘉即纂修

三朝要典者見三卷又按逆案有袁熿乙丑進士見先撥志始則與袁黃為二人

太僕卿鄧興治少卿王繼曾俱回籍

按興治前以給事中升太僕少卿後又升正卿也繼

晉議處見上

吏部左侍郎許宗禮御史卓邁回籍

按宗禮升副都見四卷後又以敘功擢吏侍也卓邁時爲順天巡按御史見明史閻鳴泰傳

光祿寺少卿曹履吉著吏部看議主事李寓庸削籍著撫按勘明具奏

南道張善改叅之也

按履吉見三卷以擬選遂得光少也履吉爲阮大鍼之姻親麗名逆案者李寓庸爲祥符知縣明史奄黨傳言其建祠開封毀民舍恣爲之巡撫鄧增光俛首而已李明史作季

兩朝剝復錄

卷之五

廿四

石三畏曹欽程著實議處

按欽程爲十狗之一三畏爲十孩兒之一二人前以失璫意被斥後忠賢敗三畏借忤璫名起故官爲南京御史朱純所劾罷去俱見明史本傳此云著實議處將重治之其後欽程入秋決三畏則僅削籍必有從而庇之者

陳九疇等分別看議

九疇爲刑侍見三卷回籍見上

御史梁炳日講吳孔嘉回籍

按孔嘉回籍從部議也梁炳無攷

四月文選郎中張樾芳看議來說

按樾芳浙江鄞縣人曾典試貴州見貢舉攷畧

兵部郎中王登三回籍

按登三入後處分中

御史鮑奇謨張養素議處劉徽莊謙回籍

按四人皆建逆祠者見前

張樸袁鼎分別議處孫杰事情竝恩廕俱著查明覆勘巡撫鄩增光回籍

按樸時爲南戶尙見四卷孫杰事情覆勘者意卽指

兩朝剝復錄

卷之五

廿五

其動搖中宮事也增光時爲河南巡撫鼎無攷

吏部尙書房壯麗回籍

按壯麗升吏尙以去年十月在熹宗崩後故不書表

亦云四月免與此合

左都尙書曹思誠回籍

按思誠授吏侍見三卷其進左都在去年十一月亦熹宗崩後也明史表無任尙書之事蓋以左都帶尙書銜也

兵科給事彭祖壽忝具錦屏頌德金杯鐫名且與魏良卿締結婚姻希圖植黨著與巡撫楊邦憲辛思齊分別議處

按錦屏金杯皆當時頌瑞實事也計氏北畧言上既
磔忠賢忽一日顧見金字賀屏乃次相張瑞圖親筆
大怒削瑞圖籍彭祖壽所具卽此類也金杯姓名見
上惟奄黨逆案中不著祖壽名未知入何等也邦憲
建瑞祠見前時爲江西巡撫

李應選議處張樞張機行撫按提解來京究問

按應選無攷後逆案處分官亦無其名疑選字爲薦
字之誤應薦見後張樞見二卷機無攷

五月副都御史楊所修回籍

按明史崔呈秀傳副都御史楊所修首請允呈秀守
兩朝剝復錄卷之五

廿六

制與楊維垣賈繼春相繼力攻蓋羣小自相貳也三
朝要典之作所修實首請之

御史楊維垣著草職爲民

以御史鄒毓祚任贊化等忝之也

按維垣係首攻呈秀者至是鄒毓祚劾爲逆瑞私人
占氣最先轉身最捷貪天爲功沽名反覆遂削籍語
詳明史紀事本末

大學士李國槽馳駟歸里

先是御史羅元賓糾其曲庇張體乾田爾耕許顯純又
糾其通內縱逆行私賣園云二

按國榷以六年七月入閣見三卷又國榷增傳言御史方震孺及高陽令唐紹堯繫獄榷力爲保全云不然張體乾係訐告方震孺及劉鐸同謀者國榷卒不能發其奸竟坐劉鐸大辟故此忝其逼內縱逆也羅元賓首糾施鳳來張瑞圖皆輔臣此又及國榷也明史表以五月致仕與此合

戎政尙書霍維華回籍

按明史本傳崇禎改元增璫者多罷去維華自如遼東督師謀行邊自固帝已可之給事中顏繼祖極論其璫熾借璫二敗攻璫之罪乃寢前命頃之言者踵

兩朝剝復錄

卷之五

廿七

至維華乃引退卽其事也史序其以兵部尙書協理戎政在去年十月紀事本末謂兵部推戎政尙書霍維華督師工科給事中顏繼祖劾之亦系之是年五月與此合

原任祭酒湯賓尹不必議用

時逆黨將以邊疆起賓尹若得志正人無噍類矣賓尹聞忠賢死卽狂悖失志狼狽而死後爲被害者發其冢云

按黨禍起于崑宣而齊楚浙繼之以賓尹宣城人顧天峻崑山人也天峻高亢自喜而賓尹淫汙無行且

自三黨與東林相傾軋賓尹實主之浸至家居遙執
朝政把持京察不遂則借璫餒以劾駢除蓋賓尹之
惡尤不可道故當時以爲得志則正人無噍類莊烈
知之但以不必議用同于不齒之列所謂待小人不
惡而嚴者也

巡撫朱童蒙閒住張訥部院勘議李應薦回籍胡克開勘
議處分

按童蒙時任延綏巡撫訥爲御史皆見一卷後麗名
逆案者應薦爲忠賢爪牙見忠賢傳又明史忠義傳
李應薦恩縣人天啟時爲御史以坳忠賢麗名逆案

兩朝剝復錄

卷之五

廿八

後以紳士殉難于家克開無攷

徐紹吉謝啟光聽自引退紹吉著冠帶閒住

按紹吉啟光二人時皆爲侍郎見前

阮大鍼閒住

以御史毛羽健忝之也

按明史毛羽健傳崇禎元年由知縣徵授御史首劾
楊維垣八大罪及阮大鍼反覆變幻狀二人遂被斥
又明史紀事本末光祿寺卿阮大鍼免大鍼與左光
斗同里有隙其後左魏被陷皆大鍼意也至是毛羽
健劾其黨邪明年追論削籍云二系之五月與此合

此但闕住明年定案始削籍也

楊所修闕住田景新草職爲民劉宏化回籍

按所修回籍見上回籍與闕住處分之輕重微異蓋
闕住者不聽回籍以後京察定案亦分兩例景新闕
黨見前宏化二字疑光字之誤蓋宏光奄黨而宏化
則奄黨所劾者也

日講孫之獬回籍

之獬爲崔鐸之座師又哭毀三朝要典

按之獬以上年主試順天崔鐸中式詳後又明史倪

元璐傳其年四月承上文元璐請毀三朝要典上命

兩朝劄復錄卷之五

廿九

禮部會詞臣詳議二上遂焚其板侍講孫之獬忠賢
黨也聞之詣闕大哭天下笑之卽其事也請毀要典
以四月毀則在五月之獬回籍亦在是時明史莊烈
本紀五月庚午毀三朝要典以厯推之是月甲辰朔
庚午則二十七日也

張訥草職爲民朱國盛闕住虞德著致仕

按訥前已交部勘議此議削奪也國盛准回籍見上

此更追論處以闕住也虞德据後察典中疑德下脫

隆字德隆南直金壇人見貢舉攷畧

戶部尙書張樸回籍

按樸以宣大總督升南京戶部尙書見四卷

白太始草職爲民

太始爲忠賢十孩兒之一

按錢元愨劾忠賢疏中有甯國契友之白太始卽是人也明史紀事本末作門太始又七年書云太僕寺卿白官始免以計氏北畧及此錄證之一作門一作官皆紀事轉寫之誤也又白太始之父白鯤見後北察中

薛貞草職爲民

按貞以去年十一月准回籍見上此更追論削奪也

兩朝劄復錄卷之五

三十

明年定逆案貞遂入秋決十九人之列

工部尙書劉廷元回籍

按廷元爲南京兵尙見三卷又以本年正月授北工尙見明史表爭在熹宗崩後故不書表亦云五月免與此合

袁宏勲草職提問

以給事鄧英忝之也宏勲疏極詆孫慎行王之宥得罪宗廟左光斗周朝瑞等孽自己作惠世揚毛士龍斷不可使有死灰復然之望

按明史劉鴻訓傳鴻訓以崇禎元年起用入閣四月

遼朝時忠賢雖敗其黨猶盛鴻訓至毅然主持斥楊維垣李恒茂楊所修田景新孫之獬阮大鍼徐紹吉張訥李蕃賈繼春霍維華等人情大快而御史袁宏勛史堇高捷輩本由維垣輩進思合謀攻去鴻訓則黨人可安也宏勛乃言維垣所修繼春三臣有功無罪不當誅勦首及之因力詆鴻訓使朝鮮滿載貂參而歸給事中顏繼祖劾宏勛借題傾人請重懲之上是之給事中鄧英乃盡發宏勛賍私且言宏勛以千金贄維垣得御史上怒落宏勛職候勘已而高捷上疏言鴻訓斥擊奸之維垣繼春大鍼而不納孫之獬

兩朝剝復錄

卷之五

三一

流涕忠言謬主焚毀要典以便私黨孫慎行進用帝責以妄言停其俸据此則錄中所云極詆慎行之宋等卽劾鴻訓疏中語無非爲維垣繼春一輩人護殘局耳宏勛原疏明史僅載數語烈皇小識所載較詳合之錄中所記實當日龍飛初政陰陽消長之一大關鍵也

許志吉呂下問俱草職爲民該撫按速追賍助餉

按此追論黃山一案也志吉前已撤回議處此更與下問同削籍追賍

大學士顧秉謙都著削去兩次恩廕

按明史本傳秉謙致仕去崇禎元年爲言官祖重暈
徐尙勛汪應元所糾命削籍卽此時也因削籍遂奪
其兩次恩蔭兩次甯錦三殿功也

六月太僕寺卿高宏圖回籍

按明史本傳宏圖初爲趙南星所糾罷去不能無望
忠賢欲以起用爲擊東林黨人之助卒以忤璫及崔
呈秀閒住莊烈卽位起用爲太僕少卿復引疾去蓋
是時宏圖劾劉志選等三人其黨忌之因追論其曾
爲南星所糾誣以逆黨罷之也

禮部尙書孟紹虞回籍

兩朝劄復錄

卷之五

三二

按紹虞爲要典副總裁見三卷明史表紹虞以去年
二月任禮尙本年三月免代者爲何如寵六月任證
之此錄蓋免官在前回籍在後也

部鞏閑住楊維和憲秩著卽與削去

按鞏授侍郎見三卷惟和見忠賢傳所云佞詞累牘
不顧羞耻者時爲都御史故先削憲秩也

巡撫陸文獻李燦然俱回籍

按明史奄黨傳山西巡按李燦然與巡撫牟志夔以
天啟七年八月建逆祠于河東未知何時升授巡撫
也文獻以天啟時爲御史見兩朝從信錄

副都御史張養素回籍

按養素以天啟七年爲宣大巡按蓋以敘甯錦功升授副憲也

御史史堇回籍

堇得漏網復用巡鹽貪恣爲奸人之雄至十三年而復敗

按堇回籍事具明史劉鴻訓傳卽助袁宏勛高捷等

攻鴻訓者史言二路多不直二人謂堇與捷也二人遂罷

去卽其事也十三年之敗以薛國觀寄賍事又爲檢討楊士聰發其巡鹽任內掩取前官張錫命儲庫銀

兩朝剝復錄卷之五

三三

二十餘萬遂下獄瘐死語具明史國觀傳

安伸著看議來說

按伸爲張慎言所劾見二卷後以坳璫爲河南道掌印御史崇禎元年佐計典與楊維垣謀起用逆黨以護殘局者此必有人劾之故交部院看議也

黃運泰周應秋閻鳴泰俱草職爲民

按三人回籍俱見前此更追論削籍也

巡撫鄒尙友回籍

按尙友巡撫保定見一卷据明史奄黨傳尙友以天啟七年八月爲總漕尙書此蓋稱其原官也

孫杰削籍爲民

按杰已交部覆勘此僅削奪者緣搖動中官其事發于劉志選故得輕論也其後定逆案志選入秋決而杰但論贖徒是看議輕重之分也

尹同皋看議具奏

按同皋任四川巡撫見二卷

張春談著撫按提勘

無攷

提學周昌晉回籍

昌晉于諸賢旣卹之後痛加詆斥

兩朝剝復錄

卷之五

三四

按昌晉以御史任提學見下痛詆賜卹之諸賢亦袁宏勛之論孫慎行王之宋等同謀翻逆案者後南都因阮大鍼薦復起用明史奄黨及馬士英傳詳之矣大學士馮銓著削了恩蔭

銓與顧秉謙先後削去恩蔭皆御史張茂 叅之也

按秉謙同削恩蔭見下茂下缺文疑卽張茂梧也

曹欽程著法司依律擬罪

按二年定逆案欽程入秋決十九人之列蓋法司會

議具奏也

徐大化著回原籍去楊維垣不許潛住京師

按大化以天啟七年四月那移金錢事發勒令閒住見明史坳傳維垣草職見上意此二人猶住京師將與羣奸收合餘燼力持殘局故特旨逐之也事詳烈皇小識蓋黃正賓忝之也疏稱交結近侍明律森然乃虎彪肆行而子孫蟪集究其爲作俑者魏廣微發縱指示者徐大化也大化始以攻熊廷弼爲媚璫費見旣而逢迎廣微共謀富貴凡某宜戍某宜削奪一一疏記與廣微使大肆其排擠之毒手夤緣督理大工日奉忠賢色笑剋減工銀無算最後私受銅商厚賄那借惜薪司錢糧二十萬拂忠賢之意勒令閒住

兩朝劄復錄

卷之五

三五

原疏可按也及覩逆賢將敗令表姪楊維垣疏叅崔呈秀以爲翻身轉局地步今大化維垣雖奉譴斥潛

居輦轂日與奄豎往來世界翻雲覆雨已三轉手大

化之線索何叵測也時蕭山票擬

指來宗道

有不必苛求

語御批楊維垣不許潛住京師徐大化著回原籍去

据此則正賓之劾以閣臣票擬不當故御批自易之

也此錄所載皆傳之邸抄悉照原文敘錄者故與烈

皇小識不謀而合若明史本傳所記

正賓坳羅大紘傳

則但

云魏黨徐大化楊維垣已罷官猶潛居輦下交通奄

寺正賓抗疏發其奸勒兩人歸田里都人快之云二

而原疏及御批俱不及詳也

員外李桂芳著削了籍提來問罪俞咨皋速提正法鄣興治著削籍爲民辛恩齊削職范濟世閔住卓邁草職爲民按咨皋時爲福建總兵官以海寇犯中左所咨皋弃城遁去事見明史錢龍錫傳蓋是時朱一馮爲福建巡撫帝欲竝罪之以龍錫論救僅罪咨皋卽其事也興治思齊邁三人前俱勘令回籍此更追論削奪也濟世係南兵尙見三卷

大學士楊景辰馳駙歸里

大學士來宗道馳駙歸里

兩朝劄復錄

卷之五

三六

按景辰見三卷宗道則時稱清客宰相也明史奄黨傳言景辰官翰林時爲要典副總裁一徇奸黨指及朝局已變乃請毀要典御史交劾之與宗道同日罷明史表二人免相同系之是年六月與此正合閣臣回籍皆聽馳駙優禮之也

詹以晉削籍爲民

按以晉入後逆案又江西通志以晉永豐人萬厯丙辰進士兵部主事

大學士魏廣微照先朝處分焦芳例除名爲民竝追奪誥命恩廕

按焦芳見明史奄黨傳武宗時宦官劉瑾黨也李應昇論忠賢疏謂諸臣不欲爲劉健謝遷者竝不能爲東陽伯畫策投歡不幾與焦芳同傳耶此援照焦芳處分出自上意明史紀事本末亦載其語是當日奉旨之原文

御史陳保泰回籍

按保泰見明史何棟如增傳棟如兩疏論熊廷弼王化貞功罪給事中蔡思充朱童蒙御史陳保泰遂交章劾之又證以下文崔鐸中式事實奄黨也

秦士文智鋌俱閒住王城著作速回奏

兩朝劄復錄

卷之五

三七

按士文回籍智鋌議處皆見上王城前交吏部看議具奏此更有劾之者故著作速具奏也凡回籍閒住看議之人有複見者皆係言官再劾再奉御旨也

七月石三畏削職爲民陳九疇閒住

按三畏著實議處及九疇回籍皆見上其後定逆案三畏竟漏秋決十九人之網

巡撫宋漢禎回籍

按明史奄黨傳應天巡按宋禎漢建逆祠于所部不知何時爲巡撫又漢禎二字倒紀事本末又作禎模未詳孰是

總督李從心回籍

按明史奄黨傳總河李從心建逆祠此言總督即總督河道也

御史劉漢回籍

漢無攷疑即漢字之誤係麗名逆案者

顧秉謙削去恩廕李魯生草職為民

按此與廣微同被劾也明史紀事本末編修倪元璐

追論顧秉謙魏廣微媚璫奪恩廕即其事也照焦芳處分獨

廣微一人故秉謙處分稍輕又据上文秉謙與馮銓同被劾蓋是

時交章劾者非一人也

兩朝劄復錄卷之五

三八

李逢節回籍

按逢節見後逆案處分中

張我續著草了職岳駿聲呂圖南王珙潘士聞著看議具覆

按我續任戶侍圖南任通政珙駿聲士聞俱見二卷

皆附璫起用者

趙鳴陽行撫按解京究問

以其為忠賢主草之人也

按鳴陽事見一卷錄中言為忠賢主筆者世傳趙鳴陽而不知有毛昺霄也烈皇小識言御史陳乾陽疏

叅趙鳴陽曾入逆賢之幕有旨逮問先是有魏奄學顏者侍神廟久曾延吳江趙鳴陽訓其姪逆賢事敗乾陽誤以學顏姓魏疑卽逆賢故叅之後法司審鞫得實仍放回籍云二据此則鳴陽似非黨奄者故錄中亦疑之而獨歸重昂霄也

張士範張星下法司擬罪

按此事具烈皇小識是時當考館選龍飛首科例應加額侍讀張士範上館額蒙恩疏內有准加六名以示優異之旨等語上因召對問士範此旨從何而來士範對此疏臣不與知乃新進士張星所作上曰旣

兩朝剝復錄

卷之五

三九

不與知何以列名又云旣知張星名又何云不知士範對疏入後始知之上詰責再四閣臣劉鴻訓奏此新進士功名念重致有此舉誠爲可惡然在皇上登極洪恩惟望優容乃命寫本人來又命士範具本回話後士範回話疏上有旨士範著回籍張星不准授官据此則錄中謂下法司問罪係初旨後以鴻訓論救從輕勒令回籍也此係館額舞弊事書之者以士範固逆案中人

語見下

凡與逆案無涉者雖處分不書若其人爲逆案中人則雖以他事處分亦書之此與

下文之張翼明同例也

陳保泰閒住王汝鯤草職爲民

按保泰回籍見上此必更有劾之者奉旨處以閒住也

鮑奇謨閒住張養素削職爲民

按二人議處見上此一閒住一削奪處分之輕重也
總督張曉回籍

按曉爲宣大總督見四卷

太常卿蔣一驄回籍

按一驄浙江人萬曆辛丑進士見貢舉攷畧又見後

北察中又按一驄爲黃忠端同縣人後以沮忠端建祠買地爲浙人所攻語具南雷文約祠記中

兩朝剝復錄

卷之五

四十

八月周家椿王應泰該部從公覆奏褚泰初著撫按勘奏

按應泰据後處分逆案中入之閒住蓋覆奏定之也

家椿無攷泰初係韓一良所劾見烈皇小識

梁家禎張翼明著依律重處

按翼明奄黨見明史忠賢傳以大同失事論處也梁字疑係渠字之誤按明史顏繼祖傳張翼明永城人

以兵部右侍郎巡撫大同崇禎元年捕漢虎墩兔入

犯殺掠萬計翼明及總兵官渠家禎不能禦竝坐死

卽此重處事也又烈皇小識挿首入犯大同總兵渠

家禎閉門不出任其殺掠上召百官諭曰挿首殺修

人民滿載而歸巡撫官不能防禦是功是罪又曰今邊疆失事祇叅總兵等官難道敘功不升文官朦朧偏心朕甚惡之後渠家禎辯疏至上示閣臣俱言大同失事家禎擁兵坐視豈能逃罪上曰家禎既有罪督撫作何事据此則依律重處之旨出自御批自定卒論二人死也此亦與逆案無涉以翼明係逆案中人故書之

刑部尙書潘濬回籍

按濬升南刑尙見四卷此不書南京者畧也莊烈手定逆案斷自聖裁多不由閣臣票擬故錄中所書皆

兩朝劄復錄卷之五

四一

御批奉旨之原文故或書其人不書其官或但書其官不著其地如刑尙不言南京及督撫不著省分之類悉据邸抄錄之如昔人以春秋爲魯史之舊文者是也

叅政鄧士望降四級

按士望自請起用見四卷後卽推補叅政也此必有劾之者或帝見其補官之疏諛頌忠賢而鄙之据烈皇小識所記則時爲四川右叅政也貢舉攷畧鄧士

望湖廣蘄水人

御史陳以瑞該部看議具奏

按以瑞計錢謙益科場事見二卷又以不拜佛爲忠

賢所怒遂削奪見四卷此所謂坳璫而遭斥者也莊烈卽位欲起用以瑞而任贊化以媚璫糾之事具烈皇小識言是時枚卜會推溫體仁許謙益科場事以沮之贊化助謙益攻體仁因相具論辯于上前體仁奏去年謙益未入都門贊化代之首攻御史陳以瑞以瑞係崔魏削奪皇上賜環之人因曾叅謙益科場事故贊化以此報復甘爲謙益死黨也贊化奏陳以瑞部覆冠帶閒住皇上獨斷著他爲民體仁如何力保體仁奏臣非敢力保以瑞祇因以瑞曾叅謙益故贊化還將以瑞叅論上曰不必多奏候旨行据此則兩相剝復錄

卷之五

四二

莊烈欲起用以瑞贊化糾之而體仁庇之据體仁傳會推閣臣在是年之冬則贊化之糾以瑞必在其前錄中入之八月正是預爲謙益會推之地而莊烈是時本無成見故著該部看議具奏也据體仁奏則謂謙益把持吏部覆奏以瑞爲民据贊化奏則謂處之爲民出自上之獨斷部中原覆本是冠帶閒住二人爭論各執一詞皆是部議以後事此錄言看議具奏下文削奪爲民卽出自獨斷者也

試官孫之獬徐時泰陳其慶俱削職爲民林萃芳岑之豹

周昌晉隆三級曹谷陳保泰著看議具奏

助教施元徵叅之也先是北場以私中崔鐸南場中周錄二應秋子也主北試者徐時泰孫之獬主南試者陳其慶張士範士範先已論削矣林萃芳岑之豹其房主也周昌晉陳保泰曹谷則南北督學也時設爲崔鐸周錄相對荅之詞錄曰汝座師爲孫之獬二是畜生鐸曰汝房考爲岑之豹二非人類鐸又曰汝父秀靠魏作頭今是砍頭本兵鐸又曰汝父秋倚魏爲身今是分身太宰可發一笑

言魏字从禾秀則以禾爲頭秋則以禾爲身也

按崔鐸周錄二人中式被發見上此必禠草後追論衡文事而叅及主司房考也此事明史選舉志不見兩朝劄復錄卷之五 四三

惟烈皇小識備載其事言崔呈秀子鐸北榜中式周應秋子錄南榜中式雖經禠草而衡文者尙逃指摘南京國子監助教施元徵上疏劾之于是中書林萃芳江陰知縣岑之豹俱下部議罷斥主考徐時泰陳其慶等各疏辯以糊名爲詞蕭山力庇之有旨免議据此則元徵之叅尙在來宗道未罷之前而宗道庇之因有徐時泰等免議之旨此錄所載必宗道免相以後復追論之故徐陳二人之處分獨重也不及士範者士範前以館額事下法司擬罪則論削又在前也此所記與小識先後不同而所載主考官南北

督學尤爲完備云

又按岑之豹爲江陰知縣掩捕繆昌期家自言在忠賢五百義孫隊中見義民紀畧

行人司韓敬閒住

按敬以庚戌會試交通湯寶尹遂得會狀後孫居相發其事廷臣交劾者六十三人而敬恃有奧援凡與敬爲難者或罷斥或調外而敬獨邀寬典僅謫行人司副語詳明史孫振基傳莊烈卽位必有追劾敬爲黨庇者故勒令閒住也

邵輔忠閒住黃憲卿草職爲民

兩朝剝復錄

卷之五

四四

按輔忠以兵尙管侍郎事見三卷憲卿則爲五城御史建逆祠者故處分獨重也次年定逆案則輔忠亦論徒

張鶴鳴回籍

按鶴鳴總督貴州見三卷明史本傳言鶴鳴功未就莊烈卽位給事中瞿式耜胡永順萬鵬以其由忠賢進連章擊之鶴鳴求去詔加太子太師乘傳歸卽此回籍事也

鄣尙友鄣允厚牟志夔看議來說游鳳翔陳殷周維持閒住薛鳳翔張化愚著草職爲民

按八人奄黨傳中所載或頌璫或建祠皆見前卷
吳孔嘉削職爲民張汝懋劉徽閒住楊邦憲革職

按孔嘉首發黃山一案修其宗人吳養春之怨故處
分獨重也邦憲時爲江西巡撫因建逆祠毀先賢祠
宇前已交部議處此從部議革職也徽及汝懋俱見
前

張惟一陳朝輔閒住惟一著逐款嚴勘具奏

按惟一爲曹欽程所薦見二卷又上年以吏科典試
浙江見貢舉攷畧河南睢州人萬曆癸丑進士此必
有人劾其黨庇欽程故著逐款嚴勘兼得欽程情實

兩朝劄復錄

卷之五

四五

也朝輔卽劾馮銓以擁戴崔呈秀者見三卷

九月呂純如回籍呂圖南削籍爲民

按純如任兵侍圖南任通政同見三卷一回籍一削
籍處分之分別處也

許其孝李應薦閒住孫國楨看議來說

按其孝時任淮揚巡鹽御史見明史奄黨傳以建璫
祠後麗逆案者應薦見上國楨任登萊巡撫見四卷
許宗禮閒住許可徵削籍爲民

按宗禮任左副都見四卷可徵任兵科見三卷

張士範著會審具奏

按土範前以館額舞弊下法司此更催審定罪也

田吉等監候胡芳桂削籍爲民

按田吉等謂五虎五彪也時逆案未定已入秋決律
芳桂見後南察疏中

楊維和革職蔡奕琛看議來說

按維和前已削去憲秩此更革職也奕琛見明史薛
國觀傳以黨國觀事敗後福王南渡由錢謙益薦資
緣馬士英擢至大學士則其人先爲奄黨無疑也此
因看議從輕故後復起用亦逆案之漏網者

晏春鳴回籍

兩朝剝復錄

卷之五

四六

無攷

工部尙書劉廷元看議來說巡撫張翼明提解來京究問
陳其桂回籍潘雲翼魏應嘉閒住

按明史表廷元是年正月任工尙五月免必有劾其
爲奄黨者益免後聽勘也翼明巡撫大同失事前奉
依律重處之旨故此令提解將正其罪也雲翼應嘉
皆以坳瑄被劾者其桂無攷

十月喬應甲生前官階盡行削去竝追原贓速解

按應甲勘處見上此必勘明贓跡實據或自部院奏
聞或更有人劾之故削奪竝追贓也云生前官階盡

行削去則應甲此時已死矣

張曉速提解來京問擬陳以瑞著削籍爲民

按曉准回籍見上此必有劾其總督任內贓證故奉旨提解究問也

王紹徽著削去生前官階並追停贈卹

按明史紹徽傳言逆案既定紹徽削籍論徒此尙在未定逆案以前而有削去生前官階及追停贈卹之語則是紹徽亦已死矣史蓋因定逆案之時紹徽入之三等論徒之別而概言之耳此則据邸抄奉旨之原文似不誤也紹徽之罷尙在忠賢未敗時見明史

兩朝劄復錄

卷之五

四七

本傳

鄒如闇回籍

按如闇見忠賢傳所謂佞詞累牘不顧羞耻者

倪文煥劉志選梁夢環曹欽程該部具奏提到幾人該撫按何日奉旨何日起解二役何人逗畱何故著自行回話按此四人皆已論死應入秋審情實律故奉旨催令提解並申飭原籍撫按也

補校證

大監魏忠賢條下 按酌中志言逆賢于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准告病十二月初二日降淨軍發鳳陽初六日行至阜城縣南關與心腹各下李朝欽同縊死于旅店核之此錄則告病在十月發鳳陽在十一月又證以明史本紀逆賢縊死在十一月己巳以麻推之十一月甲子朔己巳則初六日也酌中志以爲十二月初六日二同而月異蓋劉若愚誤記未可知也

魏忠賢行原籍撫按條下 按酌中志崇禎元年二月十一日該御史卓邁等遵奉明旨將逆賢原尸磔之梟首于兩朝剝復錄卷之五補

河間西門之外天下快之猶恨其不生正典刑也此錄入之正月蓋据刑部招奏奉旨之日計之耳客氏以天啟七年十一月笞死于浣衣局亦見酌中志

巡撫朱一馮洪瞻祖條下 按江西通志瞻祖錢唐人萬厯進士天啟中巡撫南贛以疾乞歸此必歸後有人追劾之者

檢討李若琳條下 按若琳後仕于

大清至禮部尙書入 國史館貳臣傳係山東新城人天啟二年進士

單明詡條下 按山東通志明詡高密人萬厯己未進士

侍郎蓋明詡時任順天巡撫加兵侍衛也

張三傑馮時行條下 按山東通志三傑觀城人萬厯癸

丑進士都御史後麗逆案論徒馮時行以天啟初爲參議
論三案者見兩朝從信錄不知何時遂入逆案俟攷

李魯生
謝啟光條下 按二人後皆仕

大清入 國史貳臣傳其給事中汪始亨劾魯生疏具
詳傳中又言給事中顏繼祖御史張三謨等復文章發其
奸入逆案弟三等謫山西平定州皆與此合

日講孫之獬條下 按之獬後仕

大清入 國史貳臣傳

兩朝劄復錄 卷之五補

二

又按明之奄黨如馮銓謝啟光李魯生李若琳孫之獬潘
士良苗胙土等皆投誠于我

朝定鼎之初而其晚節亦多以不終敗列之貳臣猶有餘
玷如蔣良騏東華錄所記順治二年給事中許作楠御史
李森先等交章劾奏宏文院大學士馮銓原係故明闖宦
魏忠賢黨羽其子源淮進賄于禮部侍郎孫之獬遂爲伊
標中軍又禮部侍郎李若琳亦係銓黨羽俱宜罷黜究治
請將馮銓父子肆諸市朝命刑部鞫問無實擬各官反坐
攝政王傳集大學士等及各官逐一鞫問所劾馮銓孫之

獬李若琳各款俱不實因馮銓自投誠後薙髮勤職孫之

解于衆人未薙髮之先卽行薙髮男婦皆效滿裝李若琳亦先薙髮故結黨陷害王曰爾科道何仍蹈故習陷害無辜給事中龔鼎孳曰馮銓乃黨附魏忠賢作惡之人銓曰鼎孳何反順陷害君父之李賊竟爲北城御史王曰此言實否鼎孳曰實豈鼎孳一人何人不曾歸順魏徵亦曾歸順唐太宗王曰人果自立忠貞然後可以責人鼎孳自比魏徵以李賊比唐太宗殊爲可耻此等人何得侈口論人但縮頸靜坐以免人言可也此番姑免爾等之罪如不改悔定不爾貸後數日以李森先啟內請將馮銓父子肆諸市朝之語過甚令草森先職据此則諸人列于貳臣傳中兩朝剝復錄卷之五補

三

抑亦遺臭萬年者也

俞咨皋條下 按咨皋卽俞大猷之子爲鄭芝龍所敗事

詳江東旭臺灣外紀

蔡奕琛看議條下 按奕琛黨于薛國觀寔先黨于溫體

仁蓋復社之獄奕琛其禍首也事具吳偉業復社紀事中

大畧言宜興初謝政得請而烏程竊國柄陰鷲慘覈謀于

其黨刑部侍郎蔡奕琛兵科給事中薛國觀思所以剗刃

于東南諸君子遂首及主持復社之庶吉士張溥兄弟會

虞山以枚卜爲烏程所訐憾不已且欲以修邨虞山畫復

社一網之計乃鉤致陳履謙張漢儒二人者故虞山書吏

有罪亡命入京師政府遣腹心延之東第密授記告牧齋及其門人瞿公式耜所爲不法溫相從中下其章銀鐺逮治而復社之獄竝起時有太倉司李周之夔者與錢瞿爲舊好而太倉守劉公士斗又辛未同年相厚善司李以他事與郡守相失欲陰中之錢與瞿不直周而直劉周性卞急以二人衆辱之遂發狂易疾快二乞歸溫相微聞其事使奕琛召而挑之于是之夔以母服走七千里伏闕上書持邑中流傳之復社或問及無名氏詭託徐懷丹檄復社十大罪執爲左驗語侵撫臣張國維按臣祁彪佳坐以黨私而于張溥張采尤危言醜詆誣以不軌賴上神聖疑其

兩朝剝復錄

卷之五補

四

有詐章下所司值陳履謙張漢儒爲東廠緝事榜死會溫相亦罷免專遂寢未幾國觀以庶僚得政奕琛復與里豪吳中彥交私受其金爲鬻獄南御史成勇發其事以指蹤疑張溥謀益急吳昌時二爲禮部郎移書于溥謂非陽羨出山不足弭此禍會國觀以私人王陞彥賂遺事發陽羨方被召在道而溥已先卒崇禎十四年十一月奕琛以賄國觀前事逮訊不肯入獄抗章自訟爲復社諸人構陷且竝攻虞山曰復社殺臣謙益教之也謙益具疏辯上察其詞直置弗問而奕琛坐本罪戍事遂已据此則烏程虞山以枚卜之隙成不其之仇乃假手于蔡奕琛以敗之而卒

不可得其後福王立南都謙益疏頌馬士英功竝雪逆案
寃而其首薦者卽奕琛也又云奕琛曾以復社抗疏攻臣
臣心知其誤固已釋然置之古人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
何況臣本無仇于奕琛乎蓋謙益知士英當國奕琛必起
用奕琛用則擠謙益者且下石故首薦之尤見謙益之奸
而譎也李清三垣筆記言崇禎時侍御喬可聘巡按兩浙
時吳下諸公皆欲重少司寇蔡奕琛受賂罪託嘉興司李
文德翼力言于可聘而少宗伯錢謙益爲最可聘心無適
莫正色拒之謙益等遂以黨邪叛正譏且尤及侍御吳姓
謂姓乃可聘兒女戚何不聞一言及南渡後薦奕琛者又

兩朝剝復錄

卷之五補

五

謙益也此可以見虞山之生平亦涿州一流人物耳

倪文煥劉志選梁夢環曹欽程條下 按三垣筆記言崇

禎時秋決勾夢環各以墨輕未見諸囚皆決夢環旋入獄
及覆奏取原疏對名方知夢環已勾未刑也倉皇取之獄
抱上馬至西市行刑又清自言爲刑垣時因多官朝審黜
及欽程各驚其猶生又五彪中尙有二彪存不知帝何以
不誅闖逆陷京師欽程遂爲漏網可嘆也据此則欽程之
誅應在福王時然欽程夢環皆不在彪虎之列不知二彪
之存者又何人也

兩朝剝復錄卷之六

明吳應箕次尾輯 皖南後學夏燮謙甫校證

總敘二年京察以前處分各官其無關逆案者不書

按逆案定于崇禎二年之三月其未定逆案以前則南北二察也又京察以前凡逆案之被言官論劾及出自聖裁者皆媚璫建祠及黨邪害正之尤著者即前卷各條是也撰是錄者以欽定逆案之書頒行海內不須贅述此但以處分言之而其時舉國若狂不復知世間廉耻為何事者亦已指不勝屈矣

許志吉 張翼明 田吉 曹欽程 袁宏勛

兩朝剝復錄卷之六

以上俱提問

詹以晉 張文郁 單明詡 何宗聖 徐時泰

孫之獬 陳其慶 吳孔嘉 李春茂 許可徵

陳以瑞 邵興治 李春燁 卓邁 李魯生

楊維垣 薛貞 黃運泰 周應秋 閻鳴泰

王家禎 薛鳳翔 李精白 黃憲卿 王甲俊

張化愚 劉述祖 楊邦憲 楊維和 王新民

田宏慈 張訥 田景新 朱一馮 賈繼春

阮大鍼 傅櫬 孫織錦 劉志選 李寓庸

孫杰 李桂芳 辛思齊 石三畏 張養素

楊夢衮 李養德 張惟一 張我績 潘汝楨 呂圖南

以上俱削籍

馬任遠

草職聽勘

李恒茂 范濟世 李蕃 陳爾翼 許其進

劉繩祖 董楸中 王繼曾 張三傑 霍維華

朱童蒙 楊所修 徐紹吉 朱國盛 周鏘

汪溶 邵輦 智錠 張友程 張樸

袁鼎 鮑奇謨 韓敬 岳駿聲 邵輔忠

牟志夔 游鳳翔 陳殷 周維持 張汝懋

兩朝剝復錄 卷之六

二

劉徽 陳朝輔 許其孝 李應薦 許宗禮

張文熙 李士昌 王應泰 潘雲翼 魏應詔

李思誠 楊慎和 袁熿 何早 周昌晉

孫國楨 王登三 張維樞

以上俱閒住

曹谷 洪瞻祖 王瑛

以上俱致仕

楊邦憲 姚宗文 胡廷宴 李應公 李逢節

以上俱回籍

周良材 徐四岳 司廻疆 王珙 汪若極

聶慎行 于元燁

以上俱降級

潘士聞

調外

張樛芳 趙蔭昌 尹同皋 鄧尙友 鄧允厚

蔡奕琛 劉廷元 馮時行

以上俱看議

曹履吉 彭參

俱酌議

莊起元 陳維新 劉漢

兩朝剝復錄卷之六

俱免議

按此所載共一百三十四人其前卷所不見者僅二十餘人其前卷已見而此不具者則五十餘人疑是時將定逆案由科中抄叅彙送不全之本也然合之前卷已得一百八十餘人而業經處決之崔呈秀田爾耕許顯純等尙不預焉明史上逆案之時除決不待時外入秋後處決者十九人充軍者十一人論徒三年者一百二十九人革職閒住者四十四人又有及內官黨附者五十餘人不在廷臣之列亦統計不過二百餘人是此錄所載及二年京察處分之各官即爲後來欽定逆案

之張本可知也

崇禎二年己巳京察

時王永光爲北冢宰曹于汴總憲沈惟炳掌吏科蔣允儀爲河南道南冢宰缺攝之者爲戶部尙書鄭三俊都察院陳于庭署吏科者爲兵科錢允鯨河南道則陳必謙也二察以除逆黨爲主至北察王永光猶有所庇然已盡之于南矣初允鯨與必謙相左後以調護得同心故南察爲數十年僅見云

按明史曹于汴傳崇禎元年召拜左都御史振舉憲規明年典京察力汰匪類忠賢餘黨幾盡仕路爲清

兩朝剝復錄

卷之六

四

又蔣允儀傳元年冬掌河南道事陳計吏入則明年佐都御史曹于汴大計京官貶黜者二百餘人坐不謹者百人仕路爲清此皆言二年北察事也然是時王永光爲冢宰永光固璫孽也于是羣小恃爲奧援思借邊才以翻逆案故文震孟因呂純如訟寃特出疏糾之言王永光以年例大典而變亂祖制考選公典而擯斥清才舉朝震畏莫敢訟言又明史薛國觀傳謂國觀先附忠賢至是大治忠賢黨爲南京御史袁燿然所劾國觀懼且虞掛察典思所以撓之乃劾吏科給事中沈惟炳謂其主盟東林特授燿然劾臣

臣自立有品不入東林遂罹其害今又把持京察云
云帝雖以撓察典責之國觀卒免察据此則錄中所
謂永光猶有所庇者卽指純如國觀之輩恃永光爲
奧援雖沈惟炳亦不能無唯阿中立之弊故一時人
言藉二有沈惟炳主察漏薛之謠而文秉論其事以
爲蒲州再召謂韓
爌也適當推敲逆案以右庶子楊世芳
爲其姻家乃纂修要典應入逆案中蒲州力庇之薛
國觀亦以沈惟炳護持俱邀漏網而同事之朱繼祚
余煌張惟一袁鯨等皆援例格外矣此北察疎于南
察之本末也至南察則鄭三俊方起南京戶部尙書
兼掌吏部事于廷亦起南京右都御史明史本傳言
忠賢遺黨澄汰一空卽錄中云二是也允鯨卽以會
推熱中劾溫體仁者見明史體仁傳必謙後仕至工
部尙書見明史表

北察 皆節畧其附逆者存之

吏科沈惟炳糾拾

按明史選舉志京察之歲大臣自請去畱旣定而居
官有遺行者給事中御史糾劾謂之拾遺拾遺所攻
擊無獲免者此云糾拾謂或糾劾在前或拾遺在後
也

兩朝剝復錄

卷之六

五

太常寺卿林宗載 兩疏掄揚昔猶存乎見少一生砥厲
今遂覺以爲多

按此劾其頌璫有疏也宗載頌璫事見四卷敘功條
下前卷言內閣頌璫之疏共二十八本其他可知矣
計氏北畧言周應秋三十七疏請封忠賢子姪爲公
侯伯鄣允厚四十疏請給忠賢莊田祿米薛鳳翔四
十七疏請給忠賢第宅鐵券据此則宗載兩疏頌璫
宜當日猶存乎見少也

南京太常寺少卿彭維城 拆白鹿書院清議安逃違氣
節鄉風倚身何所

兩朝剝復錄

卷之六

六

按維城江西廬陵人萬厯辛丑進士以己酉典試山
東見貢舉攷畧此言拆白鹿書院違氣節鄉風其爲
江西人無疑也城明史作成

原任太常寺卿蔣一驄 內有通天之孫杰則呼吸何患
其不靈外有納賄之逆崔則夤緣奚懼其不入平生祇一
巧字孫冢宰之評語最真年來慣走權門舊選司之金錢
得力同鄉劉宗周正人也惟恐其出而阻之名曰蔽賢者
不祥移宮一案何罪乎疏請榜示以爲戒誰是欺天而背
主蓋旣爲崔魏之官自應作詖邪之行

按一驄浙江餘姚人萬厯癸丑進士以天啟丁卯典

試山西見貢舉攷畧此疏劾其交通孫杰崔呈秀夤緣至九列也請將移官一案榜示海內及阻同鄉劉宗周召用事皆史所不具者冢宰謂孫丕揚也舊選司言其昔爲吏部文選司受選人賄以此賂崔呈秀孫杰等邀薦擢也一驄回籍已見五卷此更因京察追劾之故稱原任也

太僕寺少卿李宜培 越前資而管外察誰爲手援美大工而獻諛詞聊以自固

按宜培管外察卽前一年事也烈皇小識言崇禎元年戊辰正月大計天下吏主計者吏部尙書房壯麗

兩朝剝復錄

卷之六

七

左都御史曹思誠考工郎中李宜培吏科都給事中魏炤乘掌河南道御史安伸佐計者楊維垣也是舉也爲聖天子弟一新政宜將媚璫諸奸痛加掃除顧壯麗等皆璫孽也互爲容隱咸逃吏議人心頗爲不平云据此則宜培之管外察其手援者則壯麗思誠等也又以美大工獻諛詞則須璫之有疏可据者此亦明史所不具幸有惟炳糾拾之疏可攷也

太僕寺正卿陳王庭 前此兵未出而先示師期敵未見而聞風退縮路難分而偏有重輕監軍者所監何事不聞爭執後此李向日之反聞得行周永春之撤防不設鄭之

范之弃城而逃按遼者所按何事竟等贖贖同是失遼之罪何獨加于方震孺而王庭竟無議及者國法將無失乎且彼于訊方之日猶列坐而同問官使非有揖之使退者爾時何以相對內臣嚴明賞罰極力振刷此非其獻媚魏璫之疏乎奉旨用心編摩勤勞可尙此非其監修實錄之旨乎惟其投合逆璫故得溫旨僭加竝遼罪可無問矣

按此追劾王庭巡按遼東失事時也明史楊鎬傳萬曆四十六年四月我

大清兵起破撫順守將王命印死之遼東巡撫李維翰趣

兵往援正副總兵俱戰沒遠近大震廷議鎬熟諳遼

兩朝剝復錄

卷之六

八

事起兵部右侍郎往經畧至七月

大清兵由鴉鶻關克清河詔趣鎬進兵明年正月鎬乃會

總督汪可受巡撫周永春巡按陳王庭定議以二月

十有一日誓師二十一日出塞分兵四道總兵馬林

出開原攻北杜松出撫順攻西李如柏從鴉鶻關出

趨清河攻南東南則以劉綎出寬奠由涼馬佃搗後

而以朝鮮兵助之號四十七萬期三月二日會二道

關竝進天大雪兵不前師期洩松欲立首功先期渡

渾河進至二道關伏發軍盡覆林統開原兵從三登

口出關松敗結營自固

大清兵從高奮擊林不支遂大敗遁去鎬聞急檄止如柏
綖兩軍如柏遂不進而綖已深入三百里至渾河

大清兵擊之不動乃張松旂幟被其衣甲給綖既入營二

中大亂綖力戰死惟如柏軍獲全文武將吏前後死

者三百一十餘人軍士四萬五千八百餘人亡失馬

駝甲仗無算敗書聞京師大震御史楊鶴疏劾之不

報無何開原鐵嶺又相繼失言官交章劾鎬逮下詔

獄論死据此則錄中所指前此三事卽四路出師失

機致敗之役也楊鎬預示師期以致多魚之漏如柏

聞風退縮遂失劉杜之援至于四道之兵一畱一遁

兩朝剝復錄

卷之六

九

而松與綖獨當之以致喪師蹶將故計氏北畧具載

刑科叅疏謂如柏乃遼東大將當時四路竝進何以

不令大將當關而乃以清河與如柏故令杜松出撫

順耶是卽此疏所謂偏分輕重者也鎬與如柏自壞

長城罪無可道而王庭以巡按監軍漫無爭執卒以

增璫內召遂逃吏議故此追劾之也若夫開原之失

時則周永春代李維翰巡撫遼東永春固三黨中人

史言其當喪敗之後佐經畧調度軍食拮据勞瘁越

二年罷歸天啟初言官追論開原失陷罪遣戍又北

畧載刑部叅疏謂永春失陷開原明旨謂撫臣責在

封疆豈能無罪則其罪視如柏俱一體之人況遼事未平有罪無功仍宜單論其罪云二卽此疏所謂撤防不設者也又明史劉宗周傳天啟元年起宗周儀制司主事疏論客魏帝大怒停宗周俸半年尋以國法未伸請僂崔文昇以正弒君之罪僂盧受以正交私之罪僂楊鐫李如楨李維翰鄭之范以正喪師失地之罪云二此疏言之范弃城而逃卽其事也惟李向日之反間史文不具證之北畧所載當日劉縉深入實墮反間之計此疏云二固確有所指也又方震孺傳震孺以天啟元年一月十三疏論遼事帝壯其

兩朝剝復錄

卷之六

十

言發帑金二十萬命震孺犒師旣出關又上疏論戰守事帝命震孺巡按遼東監紀軍事迨振武之敗主事徐大化劾其攘差鄒元標爭之不得元標去震孺亦卽罷歸明年忠賢廣徵興大獄募劾方御史者給事中鄧興治再論震孺河西賍私逮問拷治坐賍六千有奇擬絞而揚州劉鐸呪詛之獄又起遂誣震孺與交通坐大辟繫獄中云二卽此疏所謂失遼之罪加于方震孺者也疏意蓋謂王庭巡按遼東在前震孺巡按遼東在後同一失事之巡按而議處震孺不及王庭明是王庭以埒璫逃吏議又夤緣內召監修

實錄殊爲不平且當震孺下法司會問之時王庭廟
入問官中覲顏同坐揖之使退知震孺之必不相容
也疏中後段語意大畧如此皆正史所不具者末復
摘其諛頌魏璫之詞及溫諭褒獎之旨蓋詆之不遺
餘力矣震孺交通劉鐸一案詳三卷

巡撫浙江右僉都御史加兵部右侍郎張延登 王紹徽
丙典將就延登遂結同盟一時如元詩教謝啟光韓浚等
悉函書爲之勸駕共圖出山以借璫仇正爲事後來紹徽
之濁亂世界皆其謀也史記事憂世有心曾上書言張延
登喬應甲徐兆魁等奸邪俱不可用而魏廣微以內意欲
兩朝剝復錄卷之六 十一
用爲辭後來記事之舛卽以此耳時奉旨延登畱用

按延登爲三黨中人明史夏嘉遇傳言齊楚浙三方
鼎峙齊則給事中元詩教周永春御史韓浚楚則給
事上官應震吳亮嗣浙則給事中姚宗文御史劉廷
元而湯賓尹輩陰爲之主其黨給事中趙興邦張延
登徐紹吉商周祚御史駱駿曾過庭訓房壯麗牟志
夔唐世濟金汝諧彭宗孟田生金李徵儀董元儒李
嵩輩與相倡和務以攻東林排異已爲事萬厯之末
嘉遇再疏劾方從哲竝及詩教子是詩教與邦及亮
嗣延登壯麗輩交章力攻嘉遇云二据此則延登與

詩教等四凶相爲黨比後因王紹徽拊奄起用遂與
詩教韓浚等彼此勸駕其圖出山以修東林之怨疏
中所謂濁亂世界卽指紹徽之點將錄而延登從庶
成之至史記事之劾延登史雖不具而孫居相傳虞
廷陞劾其力薦李三才遙結史記事此錄二卷記事
居相先後削奪居相亦專攻三黨同預于逆璫之禍
者也奉旨延登畱用蓋是時莊烈方嚮用延登不欲
寘之察典遂以五年六月召拜工部尙書十月改左
都御史七年八月免見明史表又烈皇小識謂延登
以請告去其代爲總憲者則唐世濟也世濟以薦霍

兩朝剝復錄

卷之六

十二

維華敗而延登獨以善去此必有大璫從而續護者
然其生平已盡于此疏矣

再攷史記事上魏廣
微書事具先撥志始

巡撫四川右副都御史田仰 許顯純其武場門生也田

爾耕其所認同宗也李魯生李蕃其同門也曹欽程其相
結者也旣以金寶珠箔之供奉大得逆璫之歡心重以援
引擁戴之羣奸又得人力之多助則符卿罔少安得不如
取如攜則僕卿川撫安得不十日一補其拊璫從逆之公
案則仰自有疏今頌璫者按本可稽豈得邀寬政之獨及
其造謀殺人之陰事則欽程有揭今吳越之七人安在豈
終昧天道于好還

按田仰爲四川巡撫見明史劉鴻訓傳崇禎元年御
史田時震劾鴻訓受仰賄二千金是則忠賢雖敗仰
尙無恙至此始論之也顧炎武聖安本紀書前僉都
御史田仰是仰罷歸後南都復起用也此錄作右副
都御史爲小異耳顯純係舉武會試擢錦衣衛都指
揮僉事必是時仰主武會試故云其武場門生也認
爾耕爲同宗猶廣徵之認忠賢傳樞之認繼教也同
門指馮銓門下也史言李蕃李魯生始諂事魏廣徵
魏敗改事馮銓是二李同在馮銓門下因銓通于忠
賢仰亦傾心事銓故云其同門也曹欽程因座主馮

兩朝剝復錄

卷之六

十三

銓父事魏忠賢爲十狗之一見欽程本傳仰更結欽
程以通于銓由銓遂通忠賢故云其相結者也由尙
寶遷太僕少卿又轉正卿遂擢川撫言仰所歷之官
皆坳璫而得者也欽程揭見二卷謂周宗建張慎言
黃尊素李應昇甘作南星鷹犬爲大中爪牙其後李
實之獄雖欽程削籍不預然宗建尊素應昇之禍欽
程其戎首也七君子之獄見三卷下獄死者六人尊
素應昇宗建外則繆昌期周起元周順昌合之高忠
憲之自盡于家前錄中所謂七臣駢僂冤動神人者
是也据此疏云二則李實空本由忠賢填寫不但倪

文煥李永貞預其謀卽仰亦在其內也凡此皆明史所不具者幸有察典原叅之疏可攷耳

河南道蔣允儀糾拾

原任太僕寺卿管太常寺少卿事吳宏業柔媚無骨陰險多機初任銅梁突有車酋之變行間捍禦亦著微勞而大足援兵反以本官統馭無方大肆搶掠至今銜恨比行取署吏科以會推事具疏認罪人皆被斥彼獨幸全議者已知其立身不正矣後李養德用事以并州舊誼深相結納引入忠賢門下日伺廷臣動靜報之東廠以獻殷勤故數年穩據言路冒濫加銜又乘川功再敘欲竊恩蔭先屬兩朝剝復錄卷之六十四

兵部加王新民二子世襲以爲己子地步後新民論斥而本官獨忝顏旨承此公論所不平也至于候安一疏內稱庶務殷繁則內有心膂重臣公忠體國外有閣部大臣竭力贊襄等語是照應內傳之矯旨明贊居攝逆謀矣且身在禮垣明知崔鐸倖中一榜奸弊尤多民謠喧布而不敢糾舉直待錢嘉徵疏上方一言塞責且稱其七作清順真草一手欲借覆試爲之昭雪比見公論不容姑請禱草而又謂關節無可吹求爲出脫諸奸地此乃同謀出首之故智而欲以首叅崔鐸爲護身之符乎

按宏業叅崔鐸倖舉事見上卷蓋在錢嘉徵劾忠賢

十大罪之後疏中有順天賢書崔呈秀之子目不識
丁遂登前列之語宏業黨于崔魏而身列禮垣科場
是其專責前錄所謂雖欲不叅不得者是也又北畧
所載嘉徵叅疏謂孽子崔鐸貼出之文復登賢書又
云鐸文僅五篇卽中是崔鐸七藝未完應照違式貼
出嘉徵之疏鑿二可据而宏業猶稱其七作清順真
草一手豈非陽劾之而陰庇之乎

北畧云文僅五篇則二藝及草藁皆

中式之後
追補之也

又烈皇小識言崔鐸周錄二人南北中式

雖經褫草而衡文者尙逃指摘其後施元徵再劾乃
將考官議處此錄載褫草崔鐸于七年十二月考官

兩朝剝復錄

卷之六

十五

等削籍降級于元年八月與小識之言正合然則宏
業謂關節無可吹求豈非預爲出脫諸奸之地乎至
前段所叅之欵正史不具宏業成進士未詳何年其
任銅梁知縣當在萬厯之末天啟之初是時黔蜀方
亂播州之楊應龍甫平永甯之奢崇明復起迨貴州
安邦彥反則東川土酋安效良首舉烏蒙烏撒諸部
附之至重慶之陷則崇明以援遼爲名索行糧于蜀
撫蜀撫時駐重慶崇明擁永甯兵至遂殺巡撫徐可
求而踞重慶事詳明史四川土司傳卽天啟元年事
也銅梁大足皆重慶之屬縣境壤相接是時奢崇明

已陷重慶尋圍成都全省震動則銅梁大足必有徵
調援兵之事惟車酋二字無可攷疑車字卽奢字之
誤二字聲近故也會推事詳一卷卽趙南星等會推
謝應祥爲山西巡撫事時宏業署吏科恐爲忠賢所
銜故具疏認罪以圖諉卸則其人可知矣

太僕寺卿管少卿事王大智 人旣昏庸心復陰險司理

關中 謂爲推官時推官理刑各官評倒置偏能暗地揭人

故稱司理或作司李字通 比入銓司益增昏謬如首領教職雖係襍流

冷局而或選之本省或選之本府甯不令人齒冷至其自

詡風裁爲邪類擁戴者不過以破例阻抑曠鳴鸞等五人

兩朝劉復錄

卷之六

十六

考選一事而五人之賢公論久定則本官之品對炤自明
乃前次拾遺僅予調南乘崔魏柄用遂以潘汝禎一薦揚
揚復出濫躋三品如是稱恬節則摧折諸臣反得以踈競
目之矣近日薦舉非人誘之於官府之誤其言似是而訛
知其以李蕃之故不覺與李森相暱之深幾于白晝而梟
鳴也欲全晚節宜早歸休

按此追論大智在文選司時把持京察阻抑曠鳴鸞

等五人不得預考選事也五人不得預考選事見二卷

今按明史鄭繼之傳萬曆四十一年吏部尙書趙煥

罷帝以繼之有清望明年二月召代煥爲吏部尙書

是時言路持權齊楚浙三黨尤橫大僚進退惟其喜怒繼之故楚產習楚人議論且年八十餘毫而憤遂

一聽黨人意指文選郎中王大智者繼之所倚信其

秋以年例出御史李槃潘之祥給事中張鍵張篤敬

于外皆嘗攻湯賓尹熊廷弼者也

廷弼初亦與三黨中人相附和其後

始貳此正助時定制科道外選必會都察院吏科繼

廷弼時也

之不令與聞比考選科道中書舍人張光房知縣趙

運昌張廷拱曠鳴鸞濮中玉當預而持議頗右于玉

立李三才遂見抑改授部曹大智同官趙國琦以爲

言大智怒搆于繼之逐之去由是御史孫居相張五

兩朝剝復錄

卷之六

十七

典周起元等援年例故事以爭且爲光房等五人稱

枉居相再疏力攻大智大智乃引疾去云二据此則

萬厯四十二年之銓政實大智一人主之故此追劾

其攻東林及媚璫起用之本末也至其起家司理便

善訐人一入選司遽紊銓政迨以拾遺寘之察典調

入南畿復由潘汝楨薦起貧緣崔魏遂列九卿其事

爲明史所不具而疏中斥其薦舉非人諉之于官府

之誤者亦不可攷釋其語意似是所薦者卽李蕃之

弟李森也此亦維垣繼春之流亞欲護持殘局以燃

逆案之灰者故特揭之

原任太僕寺少卿安伸 奸邪巨孽鷹犬前茅初避黔差
走險狂噬堂官叅處亦自作之孽乃不知悔退日夜爲捲
土之謀乘鄉人二李入璫幕授意曹欽程薦引起用出山
一疏有公忠部臣微明其事卽破彌天之網等語海內傳
笑而伸揚二意得橫口無忌其所奏催追結者則趙南星
之賍也所論劾追奪者則李朴于玉立之郵贈也所極口
頌美爲正人者則邵輔忠李嵩輩也始而督促鍛鍊幾欲
寘之死繼而占風反覆若欲加之膝者則張慎言也至于
堂二豸史而執薦師之禮于欽程亟問亟餽榆次等處之
支取不絕而逆璫初建報滿恐屆期不得預名先括贖罪
兩朝劄復錄卷之六 十八

銀五百兩行五臺縣收儲待用額書隻手開天四字其稱
頌也不曰禁中頗牧則曰弊絕風清又以公疏不足具有
特疏以自明其芹曝之忱是真媚璫之尤者矣

按安伸爲張慎言所劾見二卷曹欽程之揭疏所謂
同臺安伸竟遭毒手者蓋爲伸報復也避差事明史
不具意南星以察典外調伸不欲之黔遂作走險反
噬之計卒被叅處也二李謂李蕃李魯生也蕃與魯
生結欽程爲同門故伸由二人得交欽程遂由欽程
通于忠賢也南星入之汪文言獄中提問追賍安伸
奏請追結此必有疏可憑而追奪李朴于玉立之郵

贈具見明史及此錄二卷中又稱頌邵輔忠李嵩輩
爲正人然則欽程一揭定出自安伸主草矣始以被
慎言之劾欲煅煉其死罪繼見慎言起用交口譽之
所謂占風反覆者是也惟取贓于榆次及括他人贖
罪銀五百兩儲之五臺縣庫事無可攷然叅疏必實
有所据非鍛鍊文致之詞而頌璫之公疏特疏則尤
有案可稽者也初建謂三殿大工也大工凡再敘故
此稱初建報滿也安伸看議已見前卷業已解任故
稱原任

工部營繕司員外劉斌 作令頗有穢聲劣轉同知隨被

兩朝剝復錄

卷之六

十九

叅論以舊冢宰之庇得從輕調亦云幸矣乃借題呈辯橫
肆詆謫誣攻逆璫素忌之人以投其好蓋欲效石三畏之
故智仍取考選而不知公論猶存清華難覲也

按劉斌事史無所攷据叅疏則斌以縣令轉同知尋
被叅處後以埶璫始得部曹也明制推官知縣考選
例得行取科道次則部曹其仍外轉者謂之劣轉劣
轉者已奉叅處不得預考選也石三畏事見二卷三
畏爲知縣行取入都應預考選而趙南星時主銓政
以爲王官長史自來進士行取無爲王官者三畏銜
之後南星罷三畏以附崔呈秀得薦始奉旨准考選

故後罷斥張愼言矯旨謂其恨石三畏查侵庫帑遂
捏單劣處王官是劣處之員不准預考選明矣此事
與石三畏畧同故云欲效三畏故智也

戶部浙江司主事王廷諫 前任東城兵馬以告密爲首
功偶有醉酒狂生顧同寅孫文彥二人講論頗及時事遂
捏妖書謗毀虛情憑空插入詞臣陳仁錫等姓名致皆削
奪而二生死刑季道元等死獄殺人媚人冤及多命當時
吏部覆疏所稱誅燕市之神奸頓褫亂政之魄絕門戶之
的派永清翻案之魂卽是獄也巡城御史門克新有緝獲
神奸一疏爲今日罪案本官實始其事成其謀豈得脫然
兩朝剝復錄卷之六

二十

事外乎

按顧孫二人坐妖言律斬事見四卷則巡城御史門
克新發之也明史奄黨傳言二人嘗客廷弼所廷弼
死同寅等誅以詩又題尺牘有追惜語爲邏卒所獲
克新遽以誹謗聞兩人遂弃市逮及同郡編修陳仁
錫故修撰文震孟竝削籍又文震孟傳六年冬太倉
進士顧同寅生員孫文彥以詩悼惜熊廷弼爲兵馬
司緝獲御史門克新指爲妖言波及震孟仁錫及鄭
鄭等竝斥爲民據此則始爲兵馬司緝獲而巡城御
史奏之明史不詳告逆之人而以錄中叅疏攷之是

時王廷諫爲東城兵馬遂以此論首功現任戶部主
事故察典追劾之也季道元責一百仍立枷竝見四
卷中

廣東司郎中白鯤 本官乃白太始之父也先以同知降
處後升員外致仕天啟六年後起本部員外借題加級不
次出守皆其結姻逆璫之力也在廣東時曾以藩封事竣
自請優敘內稱厥臣一柱擎天寸丹捧日等語其管崇文
門也先因買銅進羨銀一千兩助大工又拜逆璫爲乾親
特疏建祠雕刻木像招搖燕市人皆心鄙彼獨厚顏

按太始卽錢元愨劾忠賢疏中所謂甯國契友之白
兩朝剝復錄 卷之六 廿一

太始者也甯國指魏良卿此錄前卷以爲忠賢十孩
兒之一則所拜爲義子者卽此疏以爲乾親是也惟
明史建祠不列其名据此則亦逆案之漏網者故因
察典追劾之

浙江司員外李桂芳 先任南畿教諭罪狀多端幸轉司
務爲學院左光斗復命叅處回籍後見左以忤璫被逮輒
敢依附權奸排斥正人公然出疏叅左得復原官又復夤
緣前往揚州督催南太僕寺牧馬草場地價大作威福叅
劾知縣胡敬辰現被糾彈法司提問眞無行之尤者也應
從重處以快人心

按桂芳參胡敬辰事見四卷削籍提問見五卷明史
奄黨傳不見据此疏則始以南京教諭內轉六部司
務值左光斗提學南畿事竣入都復命遂劾桂芳在
學官任內劣欵處之回籍及楊左得罪桂芳始以附
璫預考選遂得部曹也按明史畢自嚴傳天啟五年
自嚴以右都御史掌南京都察院明年正月就改戶
部尙書忠賢議鬻南太僕牧馬草場助殿工自嚴持
不可遂引疾歸据此則自嚴罷後忠賢卒鬻之桂芳
以夤緣得差往揚州督催地價而知縣胡敬辰以忤
指遂被劾也桂芳業已草職應于浙江司員外上增

兩朝劄復錄

卷之六

廿二

原任二字此漏脫耳

山東新餉司郎中苗胙土 當逆璫用事之時每有題覆
率多歸功厥臣此猶其小者也如甯錦之捷魏璫封弟姪
一人爲安平伯歲加祿米一千一百石此原係陝西司承
行而本官以新餉司越俎代爲題覆以便居功極口稱頌
魏璫至有丹心千古無雙擎天一柱獨聳此其稱功頌德
抑亦不遺餘力矣

按此追論七年八月敘甯錦功封魏鵬翼爲安平伯
議加祿米之事而胙土藉以頌功也甯錦敘功見四
卷鵬翼封安平伯据本傳則忠賢之從孫此云弟姪

一人者蓋議封之時奉旨不拘弟姪封一人爲伯而忠賢因弟姪業已蒙恩故請封其從孫鵬翼也且鵬翼爲忠賢之從孫明史亦据傳聞之詞此錄所記但云鵬翼以四歲受封不云從孫而明史紀事本末則云以邊功加恩魏忠賢三等蔭弟姪三人旣而以厥臣安攘天下封魏鵬翼安平伯云二上言蔭弟姪不書其人下言鵬翼封伯不著其親又安知鵬翼之非弟非姪耶至北畧則云孫鵬翼方五歲世錦衣指揮下云熹宗疾篤封魏明望安平伯則是鵬翼但得世蔭指揮而封伯者又是一人則又安知明望之非弟非姪耶此所謂傳聞異詞者也給祿米一千一百石

兩朝劉復錄

卷之六

廿三

也胙土於史無攷新餉司亦不見職官志蓋因遼事邊寇而增設之名目也詳后

廣西司主事張元芳 本官以崔呈秀之壻先調兵部繼調吏部狐假橫行肆無忌憚今冰山已失勢矣似難盡置不問者應以浮躁論

按明史崔呈秀傳用其女夫張元芳爲吏部主事所司不敢違卽此疏所論者是也

現任精膳司主事朱愼盜 專疏頌功通國皆笑彼自謂

考選之要訣不知己爲清議所不容

按明史忠賢傳一時海內風靡章奏無巨細輒須忠賢宗室若楚王華燿中書朱慎盜以及勲戚廷臣輩佐詞累牘不顧羞恥云云此疏所叅之慎盜即其人也中書考選遂得部曹此摘其頌璫專疏之可据者原任儀制司郎中周鏘中州建祠實其倡議即璫敗之後尙醜金卒業因以爲利已掛彈章合聽閒住

按明史奄黨傳開封之建祠也毀民舍二千餘間創宮殿九楹儀如帝者叅政周鏘祥符知縣季寓庸恣爲之又言鏘與魏良卿善祠成嘉宗已崩猶抵書良卿爲忠賢設滲金像此云因以爲利蓋誅心之論也

兩朝劄復錄

卷之六

廿四

原任主客司郎中虞德隆督學楚中以賄聞係周冢宰之親夤緣媚璫優轉僕卿已掛彈章見今致仕

按德隆致仕在上年五月見前卷据此疏則德隆以正郎督學楚中值周應秋爲吏尙夤緣璫優轉太僕寺卿未赴任而掛彈章陳請致仕至此追劾之也原任職方司郎中王登三一升崔凝秀爲昌平總兵官以媚首虎謀逆之舉一升樂戶蕭惟中爲密雲叅將以媚首虎寵妾之親

按凝秀呈秀之弟惟中呈秀之妾弟籍樂戶者語見

呈秀本傳惟傳言用其弟凝秀爲浙江總兵以此疏證之下有謀逆之語則昌平總兵無疑可以正明史之誤登三回籍見前卷

原升武庫司郎中今調雲南叅政鄧文衡 一本官討差催船送三王之國一路自張灣至山東各口岸封船得厚賄者賣放無賄者鎖打充差無不畏之如虎得銀數千後又倡言頌璫分封之德所過不擾議建祠于經過地方恐嚇有司厚禮

按神宗子出封者四王而福王最長以萬厯四十二年之藩其時四王竝封自福王外則瑞王之藩漢中

兩朝劄復錄

卷之六

廿五

惠王之藩荊州桂王之藩衡州皆以未婚不遣直至天啟七年始令三王之國具詳明史諸王列傳是時護送之人有內璫有大臣若郎中不過從行之官屬而已明史奄黨傳言邵輔忠以兵部尙書管侍郎事七年三月護桂王之藩又烈皇小識戴呂純如護送惠王之國更有護送太監劉興趙秉彝是時純如亦升兵侍矣純如升兵侍見三卷又此錄四卷趙紱以兵部右侍郎護送藩王之國意卽瑞王也又言紱送王之國一路奉璫旨維謹此皆內璫大臣護送之可攷者至以分封之德歸美忠賢則有頌璫之疏可据如小識載

純如復命疏于護送之內監皆極揄揚褒美有云其
愛地方也既一草一木之恐傷而其自愛也又一薪
一水之若浼仁聲遐布清節可師至歸美逆賢一則
曰厥臣之選良材再則曰厥臣之率屬嚴以此推之
當日事無巨細靡不歸美厥臣沿爲風氣宜文衡之
占風而兼趨利也凡疏中言一者所叅不止一欵此
但摘其有關逆案者錄之後仿此

見任武選司主事王鼎新 一爲順天推官每日督造甯
府驢人媚人鑽升樞司大珪官常

按魏良卿封甯國公見三卷此劾鼎新爲順天推官

兩朝剝復錄

卷之六

廿六

時督造甯國府第藉以媚璫營利也

刑部陝西司郎中張元玘 一本官親定楊左爰書仍責
顧大章十板以致殞命近經臺臣論列稱當日會審尙有
御史楊春茂等主筆非盡本官之過其情猶畧可原也

按此追劾元玘爲刑部司官時佐刑尙李養正鍛鍊
楊左之獄事也語具明史顧大章傳史言大章移刑
部獄比對簿詞氣不撓据此則責大章十板卽移之
法司會審時也爰書旣上又移之鎮撫大章不肯再
入詔獄遂投縊死卽此所論殞命之由也移之法司
謂三法司故都察院之御史得主筆此所劾歸之春

茂等而以爲不盡本官之過則王允光時爲冢臣猶有所庇之明證

又按楊春茂爲御史見明史方從哲傳卽劾從哲者係萬厯四十七年事楊左之獄相去七年意卽其人也又忠賢傳起徐兆魁等十人爲之爪牙春懋預焉明史茂懋二字每通用未知春茂春懋是一人二人否若以鍛鍊楊左之獄係御史楊春茂主筆則與爲忠賢爪牙之春懋似是一人若以劾方從哲而論則固在蕭毅中左光斗之列或者晚節熱中如李養正未可知也俟攷

又按楊左在獄春茂竭力調護見忠毅同難錄據此是明爲元珮出脫也

兩朝剝復錄

卷之六

廿七

刑部山西司主事湯本沛 一本官心術險邪害同鄉狀元文震孟致被劾奪一本官順魏忠賢意旨將方震孺捏贓逐日追比有方御史疏可據

按此追劾本沛爲刑部司官時讞方震孺失遼一案坐以贓私及覆審緝妖書顧同寅孫文豸一案誣及文震孟事也震孺之案徐兆魁主之始則誣以贓私繼則并入劉鐸案中以爲居間行賄加等擬絞事在天啟六年五月兆魁遂罷薛貞代爲刑尙值劉鐸誣呪之獄起貞覆奏震孺與之交通復坐大辟其年之冬東城緝獲孫顧二人坐以妖書明年由薛貞覆審

論決又以此株連多人寃斃數命而震孟及陳仁錫皆以同鄉預禍遂被削奪語詳三四兩卷中惟本沛以讞震孺交通一案有旨責其徇情賣法降三級調外用詳三卷以此推之震孺之論絞論辟或未必出自本沛之意而捏贓追比本沛無可逃矣疏言有方御史疏可据者必忠賢既敗震孺釋回訟寃之疏也況本沛係奉旨降調之員仍畱部中其爲坳瑄戀棧可知已

刑部河南司主事沈德先 一本官原任國子監學錄已

劣轉桂府審理今夤緣復升刑部河南司主事一本官與

兩朝劄復錄

卷之六

廿八

吳中彥同爲劉廷元門客岳駿聲爪牙勞永嘉兒女姻親張差一事各處竭力奔走彌縫凡士大夫有言張差不是風顛是害東宮者必極口唾罵百計中傷如刑部主事錢士晉不肯署各丁巳京察必欲害之賴士晉兄鼎元士升願以身代始得免如王之宋則與徐大化岳駿聲合謀叅之致之死而後已一本官爲韓敬鷹犬出死力害人與敬暨駿聲永嘉中彥造天鑒錄一書凡與敬輩相厚者俱稱爲君子其正人與之相左者俱指爲小人將此書入京送與徐大化霍維華楊維垣輩令其按錄叅諸正人又託周昌晉送與魏良卿轉送逆瑄蓋良卿是時尙爲光祿寺丞

昌晉時爲御史巡視光祿兩人深相交結故此書得入內
逆璫粘之于屏後來處分悉依是錄海內名賢殺僇削奪
殆盡皆德先始作之備也

按此劾德先居官以來黨邪害正之各款也明史槎
擊一案不著其人意其時德先尙爲學錄陰附和廷
元駿聲輩以圖升轉也據此疏言由國子監學錄劣
轉桂府審理桂王之藩係天啟七年事似德先夤緣
升刑部主事亦在是時此必因見任而劾之故歷敘
其所得之官階也張差一案廷元首主風顛駿聲永
嘉時爲刑部郎中卽王之案所劾爲同惡相濟者事

兩朝剝復錄

卷之六

廿九

見明史之宋本傳至其時審張差之刑部十三司二

官自胡士相以下十八人明史悉著其名而士晉不

肯署名卽士晉本傳亦不見

士晉士升俱
附錢龍錫傳

然攷之士

晉傳言萬厯中由進士除刑部主事此時正在會審
之列疏中言其不肯署名自係確有所據也士升乃
士晉之兄以萬厯四十四年廷試第一授修撰槎擊

乃四十四年事丁巳京察卽四十五年事是時徐紹

吉韓浚首糾之案諸凡不主風顛者皆寘之察典故

有欲害士晉而士升請以身代之事但史不具耳至

岳駿聲之訐之案乃天啟五年楊維垣首翻槎擊之

案力詆之寀坐除名俄入之汪文言獄中下撫按提
問駿聲復許其逼取鄭國泰二萬金有詔逮治下詔
獄坐贓八千竟瘐死此疏言德先與徐大化岳駿聲
合謀叅之致之死而後已考丁巳京察叅之寀之事
大化不預蓋大化前已爲孫丕揚所糾寀之辛亥察
典中史言大計斥退官無復起者惟大化以萬厯末
羣邪用事破例起之天啟初屢遷刑部員外郎則是
駿聲許之寀時大化方增璫用事合謀叅許亦未可
知但史文不具耳

此疏上云叅下云致之死或合之
案前後言之則大化應與紹吉合

謀俟

韓敬以科場交通湯賓尹得會狀御史孫居相

南朝劄復錄

卷之六

三十

孫振基等交章劾之敬雖恃有奧援然以是卒不振
語詳明史居相振基傳迨忠賢勢熾三黨起用敬及
駿聲永嘉等始有天鑒錄之撰欲以一網羅織清流
然明史但言王紹徽規黜將錄獻之逆奄其後效之
者有同志天監盜柄諸錄亦不言敬等所撰此疏原
原本二足補史事之缺至其言魏良卿爲光祿寺丞
之時周昌晉適爲御史巡視光祿遂相交結得進其
書則是天監錄乃韓敬等所撰周昌晉所進而明史
忠賢傳則云崔呈秀造天監同志諸錄殆傳聞之異
詞不如此疏目擊者之爲得其實也明史職官志兩

京御史有巡視京營巡視倉場巡視光祿之職昌晉
之得交良卿正以此也

工部營繕司主事呂下問 黃山一案激變地方酷例可
引

按下問草職追賍見前卷此更追劾之也

工部營繕司郎中湯濟 銅鐵之差固勞主政之資終淺
僕卿未已而又加級詹子焉豈以起廢一疏原之乎

無攷

原任工部都水司郎中徐四岳 卿銜已過任子得之尤
過士大夫而藉內監咨升不禠何待

兩朝劄復錄

卷之六

三一

按四岳降調見前卷前書太僕正書其卿銜也此與
任子皆以敘三殿功加者故追禠之

南察 時南冢宰鄭三俊察前先劾此以霹靂手而操風
雷之筆者也故今錄其全疏云

南京吏部等衙門署部事戶部尙書鄭三俊等謹奏爲計
典屆期仰遵明旨備列附逆諸奸懇祈聖斷以絕璫珮以
清仕路事据考功清吏司案呈職閱邸報見南北科道等
臣條陳察典俱稱媚璫諸奸應于計前另疏列名奏請定
奪餘照常年察典分別處治蓋所重在拊逆之條毋畱爲
計典之玷屢奉明旨申飭上二語卽亦旣凜二于斧鉞之

嚴矣竊惟臣子致身惟奉一君以爲大朝廷持法凡懷二
心者必誅自逆璫竊弄威權輦下諸奸首先倡媚南中尤
而效之于是遙奉魏忠賢爲盟主近借內監胡良輔劉敬
劉文曜雷逢春爲轉關有建祠者有拜像者有頌璫功德
者有代璫驅除者有受璫薦引者更有借璫速化者或雖
無獻媚之詞而身與祝頌之列或已奉朝禡之旨而猶侈
畫錦之榮在今日祗類夜行晝伏之蹤在異日恐肆覆雨
翻雲之計若與溺職者同一處分非所以杜奸萌而肅計
典也謹一二臚列上聞于大理寺得一人焉

原任本寺左丞今養病謝啟光 附馮銓而充要典之纂

兩朝剝復錄

卷之六

三二

修僞史一編其門賈也均紹徽而奉黠將之指臂水滸一
傳其金科也居間關說相門開寄柬之招破例逢迎內府
得幫閒之目試問初特棘丞五品胡兩年倏躋九卿鐵案
昭然猴冠宜禡

按啟光往來王紹徽馮銓之門爲之傳語時稱寄東

紅娘見二卷充要典纂修官見三卷至啟光均璫由

僉都升侍郎此仍書其前任者言自棘丞五品以後

之官皆鑽營得之所謂兩年倏躋九卿者是也啟光

聽自引退已見前卷此書原任大理寺左丞貶之也

于都察院得三人焉

原任河南道御史何早 兩疏頌璫情詞醜惡瑞石祥麟
種二引爲符讖籌邊憂國語二後作諛詞其所薦必爲逆
璫所喜之儉人其所劾必爲逆璫所憎之良士邪正殊途
好惡拂性尤可笑者張聚垣虞大復貪聲素著千金夜入
而竭力護持更可怪者馮盛明游鳳翔罪狀大彰國法未
伸而登之剡薦不法之辜莫道貪墨之跡難寬

按何早事明史不見以李世熊寒支集考之卽癸亥
涂一榛任考功寘之察典者後以媚璫起用遂入臺
班故此追劾之也聚垣大復同時入察典者見下鳳
翔卽造意殺高攀龍者見二卷盛明馮銓之父也周
兩朝剝復錄卷之六 三三
宗建按楚劾之銓恨甚遂嗾曹欽程反劾宗建俄入
之汪文言獄中此云國法未伸必是馮銓附璫用事
之時得逃吏議而何早又希銓指薦之也盛明被劾
事詳計氏北畧又見後

原任浙江道御史今被論李時馨 獻媚逆璫極口稱頌
幾令卓操之惡勢逼至尊瑾直之威毒流四海他如屯糧
關 巡鹽濫追贓罰種二穢狀難以殫述已寬兩觀難

免三禡

按時馨見忠賢傳頌璫有名者其疏中所劾屯糧及
巡鹽事明史不具故其闕文無可攷也

見任河南道御史今被論徐復陽 曲意媚璫多行不義
疏叅三案寃斃多人天理何存人心已死荼毒善類若陳
若鮑身後銜削奪之寃拆毀書院如鄒如馮當年蒙僞學
之禁咆哮幾同猛虎舉動大類坑儒如此渠魁實爲黨逆
之首凡屬臣子可無鳴鼓之攻

按復陽請毀書院講堂事見明史又見二卷中鄒元
標馮從吾卽講學建首善書院之人至鮑應鰲徐大
綬削奪贈官見三卷彼云以徐復陽叅之也與此疏
正合惟錄中前作徐後作陳而徐大綬亦于明史無
攷詳後

兩朝剝復錄

卷之六

三四

于吏科得一人焉

原任本科給事中鄒如闇 甯遠之捷報旣已貪天之功
籌邊之諛詞不過媚人自固是誠何心哉獨不可已乎一
經指摘無可閉藏雖操持不掩其生平而頌疏難寬其譴
責

按如闇回籍見前卷又忠賢傳入之頌璫之列此云
籌邊之諛詞卽甯錦告捷頌璫之疏也如闇後復在
南都圻阮大鍼起用欲圖翻案者見明史奄黨傳
于戶部得三人焉

原任本部廣西司郎中今升任魏 豸 逆璫同姓甘認

義孫建祠朔望必拜倚勢積惡難書廣置田園俱係剋剝之官物獻媚中貴竝傾老庫之厚藏以致歌舞充于私內債逋廣布都城真是國家盜臣誠哉瑞門戎首褫草不足蔽其罪追贓始以報其辜

按魏豸詳逆案中見先撥志始下卷

原任本部山西司郎中今升任被論削籍胡芳桂 功名隳于作郡而谿壑之欲以部署而取盈富貴趨若糴途而反噬之工恃與援而益肆既資其力以速化遂藉其勢以復仇線索一道鬼蜮同謀情與人殊罪難指屈

按芳桂削籍見前卷蓋方由正郎推升尋被劾而削兩朝剝復錄卷之六 三五

籍也此與二卷內之胡桂芳似是一人不知前後孰倒誤也

原任本部福建司郎中張聚垣 么麼准貢賄增瑞門其司鑄管水二差所得積至萬金迨挾升府貳假報遂奪溫禧之錢差使其憤鬱喪身迄今同官飲恨緣庇奸之有恃亦黨逆之多靈褫草猶輕追奪非枉

按聚垣貪聲素著已見前叅何早疏中此言其賄瑞鑽差之事挾升府貳假報奪溫禧之錢差事無所攷亦恐有誤字也本官係准貢出身故以么麼斥之

于禮部得三人焉

原任本部祠祭司郎中今升任虞大復 揮霍多能跣地
自喜操持少撿穢跡喧傳以周應秋之愛壻作魏忠賢之
義孫躬詣璫祠當先叩首稱頌形之拜跪擁戴載入疏詞
聞老僧斂依之積富詐其多財仍遭斃命知樂婦寇白之
落籍可以射利因而攫金轉官全憑泰山之力附奄多聯
八拜之交廉恥都捐面目有覩

按大復看議見前卷又見何早叅疏中此言其爲周
應秋之壻遂得夤緣入璫幕以應秋曾拜孩兒故稱
義孫也斂依僧名寇白詳后詐老僧之財攫樂婦之
金皆當日賍款之實據也

兩朝剝復錄

卷之六

三六

原任本部祠祭司郎中今升任頡鵬 朝陽門外拜謁逆
祠扁書今古一人罔顧名義禮行五拜三叩僭擬殿庭僚
友之骨未寒忍心取其愛妾迨夫鑽升徽郡再叛報功報
德之祠乃至印簿沿門掃盡千家萬家之積

按此劾其媚璫建祠事也頡鵬建祠不見明史奄黨
傳惟明史紀事本末言徽州立崇德祠者知府頡鵬
也核之此疏蓋鐵案矣

原任本部精膳司郎中今升任葉天陞 逆祠何地無端
閑游膳部何官一朝屈膝雖浹汗之有因心甯不忤而失
足于非類行已多虧

按此劾其拜逆祠者又逆案勘語有遊玩逆祠句

于兵部得二人焉

原任本部車駕司郎中今升任周宇 寵利薰心廉隅掃地謂胡內監是我鄉親多年密契誇魏祖爺真活神道到處皆靈百計假其虎威一切吐以豹霧

按此劾其由胡內監通于忠賢也明史忠賢傳天啟七年以崔文昇總漕運李明道總河道胡良輔鎮天津三人皆內監也今以上下文參疏證之意所謂胡內監者卽胡良輔也祖爺者義孫之稱

見任本部職方司郎中李際明 捨蓮妖妄殺平民欺上

兩朝剝復錄

卷之六

三七

方而得薦因劣轉駕言黨言賄奸人而驟升倡義鳩工捐多金不顧小民膏血治品供獻竭百拜務令守者歡心怵倡胡監生祠不時拜祭咸撥陵軍六十守其私衙故知璫薦之與名不負此膝之久屈

按此劾其冒功邀薦劣處賄遷及媚璫建祠之事也際明爲賈繼春所薦見二卷蓮妖山東徐鴻儒也鴻儒以白蓮教聚衆謀亂巡撫趙彥等討平之在天啟二年際明山東人

卷二補校意其在籍以紳士從官兵

擊賊遂有妄殺平民之事冒功膺薦尋以癸亥察典劣轉又復賄璫遷擢至郎中也鳩資治品斥其建祠

祭拜之事明史奄黨傳言黃運泰請以遊擊一人守
祠後建祠者必守此云守者歡心欲其延譽于忠賢
也胡監生祠謂胡良輔也不時拜祭又撥陵軍六十
守之如爲忠賢守祠之例卑鄙至此千古遺臭矣治
品供獻並見欽定逆案勘語中

詳先撥
志始

于工部得二人焉

原任本部屯田司郎中今升任葛大同 衙門公費以爲
逆璫贖見之資百姓脂膏竟充一人阿堵之物目劉

爲儼然上公稱胡良輔爲平生知己名教不容冠裳有玷

按此劾其珣璫營賄之事劉姓下闕名疑卽上文劉
兩朝劄復錄卷之六

三八

敬劉文曜之類胡良輔見上

原任本部都水司郎中今升任歐陽充材 始則任意以
行幾蹈虎尾于不測旣乃爲威所怵欲甘贖伏以全身惟
因詘而求伸遂轉怒而爲喜列名薦贖弗齒公評

按此劾其始忤璫意幾蹈不測之禍繼結璫歡遂得
薦引之力也

于應天得一人焉

原任江甯縣今升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夏之鼎 始官

旌德結交勢官繼任江甯股削民力藉李夔龍爲賞緣結

魏忠賢爲援引因欲贖金建祠府側賴京兆之力爭遂爾

輟工庶額親題洽恩傳爲通國耻笑超升入部賄至萬金
防維盡裂禡斥奚辭

按此劾其建祠于南畿以京兆力爭中止然猶題額
報聞以希璫指也

以上共十六人就衆口之所傳說章奏之所糾叅臺省之
所開送本司之所咨訪皆確鑿有据非掇拾風影者比伏
乞裁酌施行等因案呈到部臣等看得魏忠賢一刑餘耳
一旦倒持太阿以號令天下諸臣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
靡然從之其甘心附逆者背于義而忘其分是肺肝之全
別也其懼禍中變者惕于勢而喪其守是骨力之不堅也
兩朝剝復錄

卷之六

三九

律以順逆之理均之一無可貸權以輕重之分似應稍酌
其平臣謹會同南京右都御史陳于庭右僉都御史謝文
錦南京署吏科給事兵科給事錢允鯨南京河南道掌道
事陳必謙公同察議据實奏聞伏乞聖明睿斷照貪酷不
謹浮躁分別處分庶幾察典以光官箴自肅從此南中諸
臣有不惕于今日之炯鑒而洗滌肺腸崇尚風節精勤職
業者是無人心矣

按此以上卽南察之全疏上文所謂霹靂之手風雷
之筆其事半爲明史所不具者得此足以補史事之

南京署吏科錢允鯨糾拾

原任吏部尙書房壯麗 選軟性成司風紀而臺綱決裂
攀援路熟任統鈞而黨附情深推陞總爲崔魏傳燈起廢
竟與奸邪護局

按壯麗回籍見前卷是年莊烈御極大計天下吏而
壯麗等皆璫孽又其時楊維垣佐計力護殘局故此
追劾其媚璫護璫之實據也推陞則力沮東林起廢
則欲收餘燼語詳烈皇小識

原任總督川貴兵部尙書張鶴鳴 喪師畏避前糾罪狀
已昭獻媚咆哮殘局貪聲轉播養寇而百萬之歲餉半屬
兩朝剝復錄卷之六 四十
虛糜縱奸而三軍之司命視同兒戲

按語具明史鶴鳴傳喪師謂廣甯之敗由鶴鳴主撤
熊廷弼任王化貞所致也咆哮謂鶴鳴與交劾之言
官抗辯詆諸臣爲劉一燝鷹犬也莊烈卽位言官劾
其由忠賢進復連章擊之乃求去鶴鳴回籍見前卷

見任四川巡撫田仰 奔競情濃彌縫術巧以言乎通內
則許顯純其武場之門生也田爾耕其冒認之同宗也魏
忠賢又其投拜而稱之爲恩主者也奧援多而關節到處
皆靈矣以言乎速化則僉事未幾而京卿也尙寶未幾而
僕少也同卿方十日而川撫也破甌墮而節鉞如取如寄

矣有謂其與舊輔馮銓密謀害正者有謂其嗾曹欽程出搗誣陷者有謂其投入逆璫送珍寶者有謂其再投罪輔謀鑽刺者獻媚取憐種二卑汚不可枚舉躁心羶逐大貽節制之羞附勢蠅營不齒冠裳之列

按此與上文北察叅疏大畧相同俱詳上

原任太僕寺卿張文熙 兇險罄人貪汗喪已仗逆璫之姻而發蹤指視作彪虎之先驅乘繡斧以行而納賄招權遂簞篋之不飭卓邁嘉定一墨吏也賂千金而引入臺班朱童蒙松江一邪道也

明制布政司叅政分司諸道重蒙時分守蘇松道 違四知

而翻逃吏議恨周順昌則授意倪文煥發其連姻密契而兩朝劔復錄

卷之六

四一

冤遭覆盆矣恨文震孟則羅入顧同寅相與株連入獄而清流一網矣順昌逮至猶復咬口肆言云還他一死是何兇狠也文煥事敗致令人追悔曰文熙誤我難辭主使也緹騎激變倡言鼓譟之謀出自東林矯旨渠魁是誰指授也挿入李實疏中

下闕

製錦衣不惜數千金爲逆璫上壽極口頌揚且也張元芳欲吏部則引之吏部曲推呈秀之愛竭力吹噓崔呈秀欲奪情則護其奪情巧藉忠賢之畱深相盤結凡此黨逆奸謀營私穢迹道路有口耳目難欺始終爲魏已成逆賊忠臣心迹皆汚自是窮奇本色

按文熙卽前叅劉志選者錄中所謂借人自文實則
奄黨之狡儉也明史載其謀推戴崔呈秀入閣恐王
紹徽不從乃與袁鯨先擊紹徽罷去云二至順昌與
魏大中聯姻始自倪文煥發之其後遂入之李實空
本疏中及緹騎至蘇激變歸言東林所爲具見明史
順昌傳及某氏義民紀畧至此中主使指授悉出自
文熙一人推波助燄此疏云二固確有所見也張元
芳爲吏部主事卽呈秀之女夫及崔呈秀奪情視事
俱見明史而文熙藉此以結崔魏之歡乃正史所遺
者

兩朝劄復錄

卷之六

四二

原任工部營膳司郎中今升任魏宏政 屈節傾身因中
人而入內甘心投拜先匠作以効勞藉姚郎中節省千金
便貪其功以優敘與胡良輔平分強半更借其力以遷官
皇陵引水紆回逆祠儼作朝宗之勢白晝攫金銷糜積鏹
甘爲填壑之資旣已失身奚辭干憲

按此劾其通內之由營賄之跡也中人卽胡良輔也
詳繹疏意似是乾沒羨餘已得分潤又藉以媚增遷
擢也繞門引水竝見逆案勘語中近于謀逆矣

原任登萊巡撫孫國楨 原其速化則孫杰爲援手之人
以彼橫行藉崔賊爲護身之券

按國楨任登萊巡撫見四卷又國楨看議見五卷

見任通政使管左叅議事楊紹震 六壬課借作護身符
乃通璫之線索引奏官竟攝銀臺篆爲納賄之階梯

按紹震授通政使見三卷

見任兵部職方司主事邱存性 外計已處不謹內通卽
補原官到任一日旋轉南京是以職事爲虛寄也鄣鞏一
薦借作進身之由逆黨旣摧遂爲匿影之計曠職原非得
己褫革豈容獨寬

按存性以縣令被察由黃承昊薦復官見二卷蓋復
官之後以坳璫得行取部曹也疏言補原官到任一

兩朝剝復錄

卷之六

四三

日旋轉南京言其坳璫之得力也

見任南京太常寺少卿彭維城 久寒之燼倖起行人獨
藉門生之力屢債之轅躡躋常少總由罪輔之援出山卽
謀僉院逆璫亦厭其躡冶不祥陞任旋歸故鄉儕偶咸斥
其敗羣不類

按惟城已見上北察疏中此以其任南太常少卿故
又以南察劾之也据此疏惟城屢被論劾後以坳璫
起用門生疑卽李魯生李蕃之屬蓋惟城以己酉典
試山東李蕃卽己酉鄉試所得士見山東選舉志其
言罪輔指顧秉謙黃立極之等敗羣不類卽指其拆

白鹿書院之事

南京河南道陳必謙糾拾

原任兵部尙書王之臣 本是凶奄假子遂爲關門盜臣以逆祠稱頌爲韜畧鎖鑰貽羞劊官軍月餉入私囊怨咨盈任

按之臣回籍見前卷蓋是時爲經畧稱督師也之臣經畧薊遼故以關門盜臣斥之

原任兵部尙書管左侍郎事邵輔忠 緣劉朝鑽入逆璫之幕首開殺機贊志選搖動國母之謀身同叛黨媚疏千秋遺臭爲官兩載誇榮

兩朝劊復錄

卷之六

四四

按輔忠閔住見前卷構間國母之獄實輔忠與孫杰首倡之見明史埶傳輔忠以天啟五年始起用兩年驟遷至兵部尙書視侍郎事俱見明史及此錄二三

兩卷中

原任工部尙書閒住徐大化 豺虎原不擇食鷹犬獨肆當門劊牙飲忠義之血毒徧寰區攘拳攬江海之波腥傳官府

按大化著回原籍見前卷劊牙二語言其誣陷正人之酷攘拳二語言其公行賄賂之貪也語詳明史埶傳

總督川湖兵部尙書張鶴鳴 性嗜殺人才能飾辯遼東而不肯自任其罪黔壤而猶欲掩以爲功

按鶴鳴已見吏科叅疏中詳上廣甯之役鶴鳴強辯言祖宗故事大司馬不以封疆蒙功罪卽此遼亡不肯任罪之語也鶴鳴以先有平苗功故天啟六年命總督貴州四川雲南湖廣二西軍務語見明史本傳川湖總督卽上文川貴總督蓋所督者五省任稱其一二也

原任都察院右都御史曹思誠 巧營捷足護法善神官一歲而九轉媚已見功璫雖死而猶靈誓不肯德

兩朝剝復錄

卷之六

四五

按思誠回籍見前卷彼云左都尙書蓋加尙書銜管左都事也惟此作右都小異耳

原任戶部侍郎閒住徐紹吉 主察則清流抱投濁之窺僞史爲正人修刺骨之怨滔天巨惡亘古窮奇

按紹吉閒住見前卷主察謂丁巳察典逐諸正人也僞史謂要典之作紹吉爲纂修官翻三案也

原任河南巡撫右都御史郎增光 建逆祠則萬家慘遭毀屋奉矯旨而直臣幾致殞身膽氣全無逆跡顯著

按增光爲河南巡撫建逆祠于開封見三四兩卷毀屋事見明史奄黨傳言開封建祠至毀民舍二千餘

間叅政周鏘祥符知縣李寓庸恣爲之巡撫增光俛首而已是膽氣全無之明證也奉矯旨謂李若星下撫按提問之事責一百棍幾致斃之杖下詳四卷

原任工部尙書劉廷元 亂賊渠魁衣冠禽獸當張差之持梃入東官也先帝幾危遣官告變問誰巡視皇城四門者劉廷元也溺職畏罪而駕風顛以掩奸謀所謂以君父性命作人情者非虛矣及王之宥之摘發鄭國泰也神宗以此增設東宮侍衛宗社獲安問誰繼之宥而發正論者何士晉陸大受張庭李倬也諸臣何罪而借題考察以畫一網所謂有意剪元良之羽翼者非苛矣甚至主逆奄以兩朝剝復錄卷之六

四六

成要典則其擁護罪戚之本謀也因而嫉志選以除王之宥則其借題殺人之鐵案也尤可恠者媚璫而冒忤璫之名殺人而逃人殺之罰試問廷元初年一聽勘御史耳璫燄一煽不兩年而躡躋中樞者何術迨逆璫布私人于要地謀叵測矣而南兵北兵兩相相應者何意其後得升于南通線速化百千方陷害忠良總其毒著十二年主持邪局無限陰謀在彪虎固其驅用之爪牙卽逆璫亦是其行刑之劊手罪窮天地雖覆載以何容義背君親爲神人所共憤欲謝九庸之痛亟行兩觀之誅

按廷元看議見前卷梃擊一案廷元時爲巡城御史

首主風顛以王之寀及何士晉陸大受張庭李倬異

議遂以丁巳京察劾罷諸具之寀及何士晉傳

大受以下

三人俱州士晉傳

罪威謂鄭國泰也嗾劉志選再劾之寀遂

逮問語具之寀傳所謂借題殺人者也廷元自請至

金陵收人心遂授南兵尙是時北兵尙則崔呈秀語

詳三卷所謂南兵北兵相爲照應者忠賢謀逆之漸

也十二年主持邪局自張差挺擊案後數之也

原任戎政尙書閉住霍維華

性類貪狠毒逾乳虎四年

一疏殺王安而擁戴魏忠賢之謀成矣丑春一疏定三案

殺楊左以及諸臣而忠賢異己之除盡矣鎮撫獄詞其手

兩朝劄復錄

卷之六

四七

筆也某賍某罪某削奪某殺某成其成算也于璫爲首功

矣以一給事中不兩年而兵書璫亦可謂能報德矣官爵

已極谿壑已盈及見先帝彌留時勢將壞借讓蔭之名以

去旬日躲閃又假忤璫之名以來亦可謂善用璫矣迨至

考選一事再噓璫孽已燼之灰被論而還猶作忠良陷阱

之計死難塞責生豈偷榮

按維華閒住見前卷忠賢欲去王安嗾維華論安降

充南海子淨軍遂殺之語詳明史王安及維華本傳

卽酉年一疏者是也維華以天啟四年冬起復益銳

意攻東林追論三案痛詆劉一燝孫慎行張問達周

嘉謨王之宋楊漣左光斗亦見本傳卽丑春一疏者是也史言莊烈卽位顏繼祖劾維華璫熾則借璫二敗則攻璫又言其以一給事中三年躡至尙書無敘不及有資必加卽此所謂璫之報德者也讓廕見四卷謂敘甯錦功讓蔭于袁崇煥以爲貳璫之地卽此所謂善用璫者也考選指元年計更事時楊維垣佐計與維華擬收餘燼力持殘局至削籍諸臣雖屢奉起用之旨而一手握定百計阻遏此疏言被論而後猶作忠良陷阱之計者是也維華論戍猶干進不已直至崇禎九年唐世濟以邊才薦至下獄遣戍維華遂以憂憤死此言死難塞責者謂其罪當入秋決律也

兩朝剝復錄

卷之六

四八

原任戶部尙書鄧允厚

忠孝從來不識道學是甚深仇

比朱童蒙鄧興治而力攻鄒元標馮從吾則撓察之確案也兩疏入而中旨傳則通內之的據也大察例轉而內批京堂則又通內之靈驗也由僕少而戶書宮保首尾僅二三年耳其感璫而頌德稱功至五十餘本至云萃三千之禮樂舞兩階之羽干則居然以聖德歸之矣又云非惟達聰明目信可居高聽卑則公然以帝位屬之矣尙侈畫錦宜返初衣

按允厚看議見前卷允厚與朱童蒙部與治共詆元
標從吾講學語具明史鄒馮本傳蓋二人皆東林素
爲黨人所忌給事中朱童蒙部允厚部與治慮明年
京察不利已潛謀驅逐卽此所謂撓察者也大計例
轉內批改升京堂事見一卷頌璫疏五十餘本語詳
計氏北畧

見任兵部侍郎加尙書呂純如 因璫餞之頓張致官階
之速化少京兆不一年而巡撫矣巡撫不一年而兵侍矣
兵侍不一年而加尙書矣周吏部夙有微嫌因公局之暗
刺而通謀同志致膏于罔曹欽程素同首尾因富人之
兩朝剝復錄卷之六 四九
多金而下石下闕 用罔旣多降爵宜早

按純如回籍見前卷周吏部謂順昌也順昌爲福建
推官時純如爲福建守道以稅監高宗事與純如異
議語詳明史順昌本傳及烈皇小識卽此所謂夙有
微嫌者也本傳又言倪文煥劾順昌與罪人婚忠賢
卽譌言削奪先所忤副使呂純如順昌同郡人以京
卿家居挾前恨數譖于織造中官李實遂入空本疏
中被逮時東廠前後刺事者在蘇云二是卽此疏所
謂因公局之暗刺而通謀公局者織局廠局也惟曹
欽程以下語義不明且有闕文不知所下石者何人

何事按欽程揭宗建頓言等未及順昌也若周宗建等六人被逮之時則欽程已爲忠賢劾去矣受

富人多金之事欽程傳中亦無攷 俟攷

見任禮部左侍郎馬之騏 非我族類是處橫行倡大東小東之說以傾陷正人結四友十亂之黨而把持察典因魏良卿之通家致魏廣微爲推轂早應激濁無汗寅清

校馬之騏河南新野人萬厯庚戌榜眼是科狀元韓敬卽言官所交發其與湯賓尹通關節者之騏亦其黨也大東小東指東林也四友十亂樹已黨也文忠幸存錄言韓敬鄒之麟錢謙益王象春才相伯仲又爲同籍而相仇至甚殆不可解疑卽此所謂四友者兩朝劄復錄卷之六

五十

南京刑部右侍郎潘士良 巧藏于樸媚以濟貪指外察而大張驅局營考選而廣開倖門試問甲子一計循良卓異之選盡供彈墨是誰出于驅除請觀乙丑兩次殺人媚璫之輩盡入網羅是誰爲之援引釀成當日禍患成就一己功名有愧爽鳩可忘逐雀

校甲子一計謂趙南星旣去之後清流屏黜殆盡語具南星本傳及一卷乙丑兩次謂謀殺周宗建等四人及楊左輩也語具二卷云有愧爽鳩者時士良已致仕閒住也

順天巡撫右都御史王應豸 通內多靈捍圉無術自謁
選以至開府首尾僅餘三年緣外璫以媚內璫諂奉已歷
百態夫叅政之加以修城也太常之加以錦捷也皆從劉
應坤輩題敘而督撫不聞部推不與媚收其效矣巢丕旦
之逐應坤欲逐也徐璉之用應坤欲用也一聽內鎮臣之
指揮而請築海城請增守將媚盡其能矣以至修城建祠
諸疏諛詞之僭擬種二誰爲呈詳甚而簾箭火器頂謝上
公之洪恩皆其具稿唾罵已徧都市謏劣尤見阿諛宜加
三禡用儆四郊

按應豸明史附錄繼祖傳言爲戶部主事諂魏忠賢
兩朝剝復錄卷之六 五一

甫三歲驟至巡撫加右都御史崇禎二年以薊卒索
餉致亂帝命巡按方大任廉得其剋餉狀論死按明
史職官志成化八年以畿輔地廣從居庸關中分設
二巡撫其東爲巡撫順天永平二府駐遵化故明史
徐從治傳亦稱遵化巡撫也修城卽山海關築城事
忠賢矯旨遣其黨太監劉應坤等鎮山海關收攬兵
柄見明史忠賢傳時應豸爲巡撫聞鳴泰總督薊遼
王之臣督師甯遠皆在是時所謂聽內鎮臣指揮者

也

又按巢丕旦酌中志
旦作昌後以昌平叛

巡撫延綏右副都御史岳和聲 鱗甲徧體敗絮填胸巡

撫順天卽疏薦邊才多人盡是狎邪浪棍賣放妖首得逆
黨賞賄數萬竟以捷獲攘功被論回籍而崔呈秀每向人
曰岳三哥還要他到我家來起復順天遣兄弟之子通書
于呈秀厚儀致謝爲傅應星發覺送入內廠忠賢亦避外
廷之議改推遠地忤璫之名目豈其然乎其蠱不翦流毒
何極

按和聲起用見二卷呈秀之言傳忠賢意也据此疏
則和聲將起復順天行賄于呈秀而傅應星發其事
忠賢避嫌遂改推延綏也和聲欲以此自埒忤璫之
列故于察典中揭之

兩朝剝復錄

卷之六

五十二

河南巡撫僉都御史邱兆麟

早入元詩教趙興邦之幕

顛倒是非深締湯賓尹鄒之麟之盟把持政柄巡方惟是
詩酒作弊一憑吏書知王紹徽之深恨劉芳一疏叅論罷
官云是一篇好文字以爲回道之贄儀也矚魏忠賢之切
齒惠世揚會審大罵喝責三十擬重辟以爲兒孫之孝敬
也以此邀權逆奄旋得開府中州比銷案件以追贖完欠
爲勸懲責望有司將庫銀那解抵塞勒定市物官價檄府
屬畫一遵行奸民因之把持貪官借以巧取是以平準爲
賄謀矣創立烟火冊籍責官府按簿搜索瑣事竟發追賍
重事僅批解究是以保甲爲利藪矣外負振刷之名內滋

叢脞之實負乘已甚漏網何爲

按兆麟叅劉芳事見二卷蓋承紹徽指也兆麟會審
惠世揚一案見三卷媚忠賢也自比銷案件以下皆
劾其在中州任內以綜核婪財賄之事

南京太常寺少卿彭惟城 身出禮義之鄉行效無知之
俗始附籍于鄒憲臣藉其引重既反戈于孫太宰更恣翕
張一遭年例再經察處豈盡主爵之訛既轉理丞復討僉
院因致驚餌之逝官評旣已狼籍鄉論尤爲鄙夷亟令止
足莫任招搖

按惟城被劾此三見也禮義之鄉指江西也一遭年

兩朝劄復錄

卷之六

五三

例再經察處卽上叅疏中所謂屢債之轅也討僉院
以致驚餌之逝卽上叅疏中所謂出山卽謀僉院逆
璫亦厭其躍冶不祥者也据此疏則維城殆附璫而
反戈于東林者憲臣謂元標也大宰謂丕揚也鄉論
鄙夷卽指拆書院拜逆祠等事

補校證

太僕寺卿陳王庭條下 按參王庭疏內言李向日之反
間得行向日無攷疑卽永芳之誤也永芳是時官游擊守
撫順萬厯四十六年

大清兵攻撫順值永芳以四月八日大開馬市至二十五
日止

大清統兵之帥曰四王者乘其邊備之疎令五十人佯作
馬商驅馬五路入城爲市嗣卽率兵五千夜行至城下預
約吹笛爲號夜半李永芳聞笛聲大震又闔城聲沸火焰
燭天報 大兵已入城永芳遂降于四王卽薙髮授副總
兩朝劄復錄 卷之六補 一

兵官以上皆見計氏北畧似永芳之守撫順先敗後降但
据經撫奏報之詞耳若東華錄所記天命三年卽萬厯四十六年也

太祖征明臨行書七大恨告天遂率步騎二萬圍撫順城
游擊李永芳降亦不言其降之在前在後也惟据貳臣李
永芳傳當

大兵因葉赫叛盟起兵攻之大捷葉赫懼遣人懇于明永
芳爲發兵守葉赫東西二城且遣使來請言毋侵當修好
罷兵我

太祖高皇帝以書與明旣作書親往撫順所永芳出城三
里外迎導入教場

太祖以書與之乃還未幾明總兵張承允立碑于我屯田界內之柴河三岔撫按不容刈穫巡撫李維翰又執我使臣剛哩古方吉納等脅償越界採葭受戮之人四月

本朝天命三年是爲明萬厯四十六年

太祖書七大恨告天始興師征明又以書

諭永芳令其速降毋貽噬臍之悔且可永保富貴云二永芳得書知大兵至冠帶立城南門上令軍士備守具不移時大兵樹雲梯登城守埤者驚潰永芳遂乘騎出降我管旂大臣阿登引之謁

上匍伏聽命投降惟守備王命印不降就

命印之死見明史楊錦傳

兩朝剝復錄卷之六補

二

永芳投降事不具

据此則永芳兩次受書交通有狀其非敗而後

降明矣至開原鐵嶺之役傳言明巡撫王化貞及邊將累遣諜來誘永芳執其人竝書以聞不及永芳反間之事然傳言是年七月

上征明招清河副將鄒儲賢降儲賢不從同叅將張旆率兵萬人戰死城遂拔云二證之北畧則卽永芳反間之計也北畧言七月大兵從鴉鶻關入二十二日晨圍清河

叅將鄒儲賢拒守援遼游擊張旆請戰不從大兵冒板

挖牆自寅至未墮東北角積尸上城旆戰死儲賢遙見李

永芳招脅大罵赴敵死之云二此永芳反間之明證又明

史袁應泰傳言其代楊鎬爲經畧誓與遼相終始上優詔
褒荅賜尙方劍乃僂貪將何光先汰大將李光榮以下十
餘人遂謀進取撫順而是時蒙古諸部大饑多人塞乞食
應泰言我不急救則彼必歸敵是益之兵也乃下令招降
于是歸者日衆慮之遼瀋二城優其月廩與民襍居潛行
淫掠居民苦之議者言收降過多恐陰爲敵用或敵襍間
謀其中爲內應禍且叵測應泰方自詡得計將藉以抗
大兵會三盃兒之戰降人爲前鋒陣死者二十餘人應泰
遂用以釋羣議明年天啟改元三月我

大清兵來攻瀋陽總兵官賀世賢尤世功出城力戰敗還
兩朝剝復錄卷之六補

三

明日降人果內應城遂破二將戰死云二此皆反間之所
致而是時東廠所獲武長春指爲李永芳之婿又王化貞
熊廷弼等下吏時適有千總杜茂之獄即陶朗先所遣而
還者以敵間指之
詞連佟卜年係廷弼曾薦爲登萊監軍僉事邏者因撈掠
杜茂言嘗客于卜年河間署中與言謀叛因挾其二僕往
通李永芳云二此雖藉以傾陷廷弼而自永芳投誠之後
遼事虛實盡輸之于我

大清故王紀謂彼以李永芳爲心腹我付之兵柄而不問
是永芳之輸誠已非一日惟自永芳而外別無向日之名
姑存之以俟攷鄭之茫時署遼東道刑部王紀左都鄒元

標等定首禍之獄以爲之范視危遼爲金穴倚署道爲隴
斷而攫取官帑一節脏私狼藉是胠篋探囊之雄也又謂
其聽周永春一紙手書盡放兵馬于村屯邊騎驟至縱欲
背城借一能隻手以抗敵乎既開門而揖盜遂策馬以疾
奔此逃之首而罪之魁也肆之市朝庶快衆憤以上皆爰
書之詞具詳從信錄

山東新餉司郎中苗胙土條下 按泰昌天啟之間邊衅
日開各省皆增新餉而戶部遂有新餉司之設見楊嗣昌
袁應泰籌邊疏中詳從信錄胙土後仕

大清入 國史貳臣傳係山西澤州人明天啟二年進士
兩朝剝復錄卷之六補 四

授戶部主事海升郎中卽此新餉司郎中也

刑部河南司主事沈德先條下 按天監錄出自韓敬岳

駿聲勞永嘉吳中彥諸人之手而計氏北畧以爲崔呈秀
作獻逆奄者蓋敬等作之而呈秀獻之也 四庫書提要

傳記類存目有江蘇巡撫採進之天鑒錄一卷不著撰人
名氏題下注曰真心爲國不附東林橫被排斥久抑林野
及冷局外轉者凡一百三人皆忠賢黨也按計氏北畧天
鑒錄首列葉向高以下二十九人與提要所載悉係魏黨
者不合證之劉若愚酌中志則此錄非全本也志言崔呈
秀密付逆賢之天鑒錄首列東林渠魁葉向高韓爌孫承

宗劉一燦趙南星楊漣惠世揚高攀龍左光斗孫居相李

邦華喬允升王洽曹于汴李騰芳錢謙益姚希孟等

核之北畧

二十九人蓋連下數之耳

次列東林脅從孫鼎相徐良彥熊明遇沈維

炳熊奮渭侯恪等

以上人名亦與北畧互有同異

又列真心爲國不附東

林顧秉謙魏廣微王紹徽馮銓王永光霍維華徐大化周

應秋薛貞崔呈秀閻鳴泰王在晉楊維垣卓邁倪文煥李

魯生吳涓夫孫國楨劉廷元元詩教等若干人云二據此

則原本之天監錄本有此三等入提要未見全書故但以

爲不附東林云爾至北畧則但有東林之二十九人而未

列魏黨二十七人與酌中志所云真心爲國不附東林之

兩朝剝復錄

卷之六補

五

人名大畧相同是計氏所見固全本而亦不言其在原書

中惟若愚目擊自言任鈔寫之役所記自不誤也此外又

有同志盜柄諸錄皆見提要存目中曰東林同志錄一卷

不著撰人名氏題下註曰續點將錄所列政府韓爌以下

六人詞林孫慎行以下十九人部院李三才以下五十七

人部曹王象春以下四十一人藩臬郡邑顧大章以下二

十六人賞郎武弁山人吳養春以下二十一人此與酌中

志所記大畧相同又曰盜柄東林錄一卷不著撰人名氏

分初盛中晚四門詳列其姓名官爵而各注其罪狀詞極

醜詆楊左諸人名下已注斃獄字則此書成于天啟末年

也此卽明史所稱爲盜柄錄及酌中志所謂東林姓名摺
子者也若黠將錄之作于王紹徽亦猶呈秀之獻天監錄
未必紹徽自撰也提要東林黠將錄一卷明王紹徽撰卷
末有跋稱甲子乙丑于毘陵見此錄傳爲鄒之麟作所列
尙有沈應奎繆希雍二人又王宏撰言此書出自阮大鍼
計氏北畧本之閻潛邱辯之謂書中有沒遮攔穆宏乃大鍼豈有
自作此錄而竄入己姓名者此雖傳聞之異詞而當時如
韓敬鄒之麟同出湯賓尹門下又韓敬以科場事爲東林
所攻故逞其輕佻之習憤激而作此書之麟又從而推波
助瀾未可知也此南察叅疏見聞較真故旁引各書以證
兩朝剝復錄卷之六補

六

之
原任本部祠祭司郎中虞大復條下 按樂婦寇白疑卽

寇白門也陳其年婦人集寇湄字白門金陵南院教坊中

女也朱保國公娶姬時保國公朱國祿係朱謙六世孫萬

馬士英阮大鍼麻末襲封宏光初進封保國公與

相結以迄明亡亂後歸某孝廉不得志仍還金陵据此則白門落籍歸保

國公當在天啟之末崇禎之初至孔東塘所撰紅亭樂府

卽今桃花扇傳奇 內稱金陵名妓寇白門乃保國北行白門被放

之後南都之亡卽在次年吳梅村詩集有贈寇白門絕句

卽是時也其年集中又言 國初籍沒諸勳衛保國公盡

室入燕都次第賣歌姬自給白門語保國曰公賣妾所得不過數百金徒令妾落沙叱利手且妾不死尙能持公陰事不若縱妾南歸一月之間當得萬金以報保國無可奈何縱之歸越一月果得萬金然則白門以色藝擅絕一時故人爭致之卽其歸保國公時聲價之重所費不貲射利攫金此必有之事姑記之以廣異聞

原任本部職方司郎中李際明條下 按山東通志李際明安邱人萬厯己未進士郎中疑卽此人

原任本部都水司郎中歐陽充材條下 按江西通志歐陽充材秦和人知府意卽由知府薦升郎中也

兩朝劄復錄

卷之六補

七

南京刑部右侍郎潘士良條下 按士良後仕

大清入 國史貳臣傳山東濟甯人明萬厯四十一年進士累官刑部右侍郎卽此也

續得彙本重校

是編名曰校證實則校難于證也蓋鈔寫沿譌幾于塵
全之積一掃一生既無善本可以參校不得不就所知
者改之所疑者闕之後得沈氏兩朝從信錄疑之豁者
三四又得劉氏酌中志文氏先撥志始疑之豁者大半
而尤喜其與原校之本若有針芥之投益自信所疑之
不謬也書既成素園老友忽于舊書肆上購得左忠毅
公全集內有同難錄四卷其第二卷則次尾先生之兩
朝劄復錄具焉亟假觀之二卷目錄云自天啟四年甲
子六月起至崇禎元年戊辰十月止與此書五卷之起
兩朝劄復錄重校

止悉同其己已京察一卷另列于誅逆爰書之後蓋此
冊本非先生自撰也惟二卷僅載天啟四五兩年又五
年僅載至十一月止則亦非全本耳今取以校正抄本
藉資考證焉

卷一

彙本分年不分卷今依抄本以便檢閱

吏部文選司郎中張光前條下 時魏乘爲都科獨無恙

彙本作魏炤乘與原校合

戶部侍郎李邦華條下

臣奉違天顏

彙本顏字下有二年二字抄本無

去京數十里

彙本作一百里

上懼急傳兵部曰

彙本懼字下有至却行三字抄本無

有樞部可駭一疏

彙本部字下有舉動二字是也舉動可駭即疏起首敘由增此二字文義方足

起升徐大化孫杰條下 給事中霍維華王志道鄧興治

御史徐景濂賈繼春俱著起復原官 梁本賈繼春下有楊維垣共六人與明史

合原校以為抄本 大化殺人毒手 至 最為奸人之雄 梁本

另有野臣

原任典簿許念敬條下 李炳 梁本李炳恭抄 王元韓 梁本

韓作翰原校据明史改是也

翰林院編修繆昌期 梁本作翰林院侍讀按先生官終于諭德其館選授檢討疑作侍讀作編

修皆誤也碧血錄敘其贈銜原任及西谿自敘節畧可證

起徐兆魁為吏部右侍郎 梁本右作左

崔呈秀回道管事條下 禮科李恒茂為呈秀及石三畏

兩朝劄復錄 重校

訟寃 梁本此上有京畿虧苦兩端事御史崔呈秀受銀放盜為假知縣石三畏賍私狼藉為誣之語

許宏綱條下 錢榮 梁本榮作策原校是也

卷二

檢討丁乾學方逢年顧錫疇 按明史程國祥傳方逢年係編修非檢討也梁本抄本以

皆失之

以史球為戎政侍郎 梁本作文球是也

通政楊端吾 梁本楊作彭補校据明史改是也

監生楊維休條下 唐嗣美仍以左通政用 梁本作左布政 論者

以為維華此疏預伏三朝要典之根 至 雖楊維垣不及也

梁本另行有野臣曰三字

左庶子葉燦葉本此條之上有以孟紹虞為禮部尚書一

月見明史七卿表況六年正月修要典之時紹虞猶然侍

郎安得此時便升禮尚也此必葉本傳寫之誤入者鈔本

監生楊維休條後直

接左庶子葉燦是也

兵科給事杜三策回籍葉本自為一條無目次條云原任

其目曰以部興治參之也謂其黨護熊廷弼失陷封疆與

鈔本以部興治下十八字屬之杜三策者異又鈔本漏脫

方震孺逮問一條按此鈔本誤據葉本改正也明史方

震孺傳振武之敗震孺方巡按遼東任滿候代所統前屯

軍獨全有主事徐大化劾其攘差都御史鄒元標奮筆曰

方御史保全山海無過且有社稷功給事中鄒興治遂借

道學以逐元標元標去震孺亦即罷歸明年忠賢廣徵與

大獄再募劾方御史者興治再論震孺河西賍私逮問掠

治坐賍六千有奇擬絞云云據此則此錄中所謂部興治

參之者正指方震孺非杜三策也三策回籍其為何人所

參正史不具原本有綱無目因下文漏去方震孺劾奪逮

治一條遂以被參之部興治錯簡而屬之三策耳今當以

兩朝剝復錄重校

杜三策回籍自為一條後補原任御史方震孺劾奪仍著

緹騎逮治十五字另一條為綱而以部興治參之也以下

十八字為目與明史方台前所校二卷杜三策條下因未

見葉本遂仍其誤且震孺擬絞見三卷逮問在前正其張

也

原任兵部侍郎方孔炤葉本作原任兵部郎中鈔本侍郎

即兵部職方

司郎中也

御史潘汝禎條下 以李應 薦之也鈔本作李應昇原

字之誤是也今檢

葉本脫一薦字

以徐吉為戶部侍郎葉本作徐紹吉原校攷證前後以為

原任戶部侍郎其為

紹吉非徐吉明矣

以王之采為兵部侍郎條下 此又一北省之二采也葉

作此北直人又一之采也

尙寶司少卿曠鳴鸞條下

以莊諫參之也

莊諫見奄黨

傳原校以諫爲謙字之誤是也

刑部尙書饒伸

刑部侍郎原校是也

太常寺少卿甄淑條下

按太常寺少卿下有等官二字據此則張光房非常少也光房

以萬厯時爲中書舍人見明史此時未知以何官間任俟攻

光祿寺卿周延光條下

按光祿寺卿下有等官二字據此則蔡夢麟非光寺也證之下

文當爲太常寺少卿

廣東巡撫胡良機

貴州也證之明史兩本俱誤

原任太僕寺卿彥致仕

鈔本彥字上下文闕今證之彥本則陸彥章也

兩朝剝復錄重校

四

吏科給事中孫紹沆

鈔本三卷同

吏部員外周順昌林枝橋

林喬材

楊漣左光斗條下

時主獄者至

蓋有不忍書者矣此條

上有野臣曰三字

原任尙書李三才條下

所稱邪臣十五人

人名下有此

以正爲邪也六字

所稱正臣十三人

此以邪爲正也六字

魏大中卒于獄

抄本闕此一條故原校以爲楊漣左光斗之下當補魏大中三字蓋三人以同日斃

之也彥本另列魏大中一條以大中之死遲報數日故參差耳

原任侍郎孫居相條下

實未經麻城也

煥素畱心東林

者八字

以李思誠為禮部左侍郎條下宋本此下有陪思誠者來宗道也入字鈔本脫

以薛三省為禮部尚書條下陪三省者周洪謨也宋本周

炳謨非

工科給事中虞廷陞條下何藻按何藻無攷宋本藻作早是也何早見本書中

御史張養素條下養素宋本作素養按浙江曾薦劉廷元等

為趙南星所劾宋本此下有降行人司副五字

御史卓邁條下余合中宋本余作余與從信錄合鈔本誤

以李思誠為吏部左侍郎黃儒炳改吏部右侍郎宋本上作右下

作左按鈔本是也凡云改者即史家左遷自右改左不得云改

以朱一桂為刑部左侍郎宋本左作右

兩朝剝復錄重校五

許宏綱南京刑部尚書條下宋本刑部作兵部

通判楊騰宋本作歐陽勝原校据從信錄改之與此合惟騰此作勝

袁世濟升兵部左侍郎宋本袁作唐原校是也

增六卷己巳京察校本

按此鈔本中之末卷本非先生自撰因事關逆案故

增錄于簡尾今檢左忠毅公外集同難錄另列己巳

京察一冊校其起止悉與鈔本第六卷同今据以校

正攷其同異云

太僕寺卿管少卿事王大智條下委之于官府之誤宋本

官府作府官按計典疏中必有所指今不可攷

廣東司郎中白鯤本旁注各部送單四字抄本無

刑部陝西司郎中張元玘本陝西作江西

刑部山西司主事湯本沛本山西作山東

原任本寺左丞今養病謝啟光條下本本 埶馮銓以下作埶

馮銓而作魏瑞之幕客非館職而充要典之總裁又中間字與抄本小異

于都察院得三人焉本本 承劉漢二人李時馨之下增夏敬

見任河南道御史夏敬承 倡拜逆祠諛訟滿紙上公曉

諭高揭通衢其巡倉時一切詞訟以事之大小為價之重

輕美新之論罪惡滔天暮夜之金官箴掃地

原任山東御史今回籍劉漢 媚璫取寵見有糾參其巡

兩朝劄復錄重校 六

視江差時包攬詞狀殆無虛日詳報查究盡以賄成至惡

子恣花柳之娛萑苻多寶玉之竊誨淫誨盜敗檢敗名

原任廣西司郎中今升任魏豸條下 逆璫同姓甘認義

孫本本 忠賢義孫是豸即廣微之姪 見任戶部福建司郎中張聚垣條下 其司鑄管水二差

本本 有兌字 迨挾升府貳假報本本 捏字是也

原任祠祭司郎中虞大復條下 聞老僧斂衣之積富本

斂作

于兵部得二人焉本本 本則另入存性于南吏部糾拾中

于工部得二人焉本本 抄本則另入宏政于吏部糾拾中

原任屯田司郎中葛大同條下 目劉 爲儼然上公

栞本作劉文曜抄本
闕原校補之是也

以上共十六人 依栞本都察院增二人禮部工部各增一人爲二十人乃栞本作十二人倒誤也

原任太僕寺卿張文熙條下 插入李實疏中 栞本作倪光祿插入

廠臣頌中以致科臣後言陰謀
遂爾削奪按此數語義亦未詳

見任兵部職方司主事邱存性條下 到任一日旋轉南

京是以職事爲虛寄也 栞本云到任一日旋轉內兵是以
察處爲薦剡也借差二字優游故

里是以職事爲虛寄
也按此條栞本得之

原任兵部尙書管左侍郎事邵輔忠 栞本邵輔忠上
有閒住二字

兩朝剝復錄 重校

書校證兩朝剝復錄後

明季野史稗說嘉道間春明琉璃廠書肆用活字排印多至數十種如荆駝逸史南畧北畧等類率皆帝虎紂紅不可句讀竊嘆前人足資攷鏡之書安盡得深于書旨者一校刊發明作者體例之善精神之所注使後之學者霍然一清世稱善本不至如吳明可之所歎非易事也曠甫大令先生一門著述當代通儒公餘之暇手不釋卷船容冬奉教江城得窺大著中西紀事撫時感事表忠勵節洵爲傳信巨手頃復校刊明吳忠節公兩朝剝復錄先以所訂敘例寄示循讀之下知此錄不啻存紀載之實補逆案兩朝剝復錄書後

之闕而及其附錄遺事竝當日追蹤田光之奇氣力反魯陽之苦心殆彷彿遇之案忠節與周金壇詩云功名富貴吾自有丈夫須令千秋傳讀此忠節之志可知矣然傳之不得其人猶弗傳也若大令者信其人也夫忠節著有梁溪倡和集見乾隆禁毀書目又著有國璋集迎陵稱爲經術暢茂搜輯詳雅無何觸機陷故此書不傳云二以附錄遺事未載故及之同治二年八月初六日高安朱船書于古懽齋樓山遺事見于國初諸老之紀載者不可勝書變于敘例後獨記二則爲所著剝復錄作左證耳今讀荏苒孝廉書後則忠節撰著之多湮沒不傳於巢民竹垞二老亦遺之矣同治癸亥秋中夏變附注

